

## (一)

那一通重要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苏西正在开会。

她只是宇宙广告公司的中等职员。

秘书轻轻说：“苏小姐，一位雷家振律师找你，一定要亲自与你讲话。”上司老陆立刻发作，“叫他留言，苏西你稍后复他，我们正忙呢。”苏西不是个不识相的人，可是一听是雷律师，立刻说：“这是我一个重要电话。”竟不理老陆弹眼碌睛，自管自站起来走出会议室。

“雷律师，我是苏西。”“苏西，他们决定下午四时到我办公室听遗嘱内容，你准时到。”果然是等了近一个月的消息。

“苏西，假如你得不到什么好处，请勿失望。”苏西吸进一口气，“我明白，我原本不贪图什么。”雷律师笑，“我很了解你。”苏西回到会议室，披上外套，抓起手袋。

老陆急问：“喂，你又开小差？”“我真有要事。”老陆蹬足，“苏西，我记你大过。”苏西停住脚，转过头来，“家父遗嘱今日公布，我非第一时间知道内容不可。”老陆耸然动容，他约莫知道苏西的身世，“那你速去速回。”苏西赶了去。

银行区步行比乘车快，她走了十五分钟便到雷律师事务所。

雷家振是好人，这些年来，从来未曾小觑过她们母女，你要是知道看低一对孤苦的母女是何等样容易，你就会佩服雷律师为人。

苏西早到。

雷律师亲自迎出来。

她一脸笑容，上下打量苏西。

“去梳好头，补一补妆，一会儿他们整家会来。”“是。”雷律师脱下她戴着的钻石耳环交给苏西，“这会使你亮丽。”苏西轻轻叹口气，真是个好心人，不想她太过寒伧。

她到化妆间照镜子，荆钗布裙的她浓眉大眼，若有时间金钱大肆修饰，想必另外一种味道，可是早上出门，已经劳碌了整日，此刻外型有点野性难驯。

苏西梳好一把天然鬃发，这把头发一遇潮湿，即时失控，好比海藻。

她戴上钻石耳环，抖了抖衣服，走出去。

他们一家已经到了。

浩浩荡荡四个人，母亲与一子两女。

年纪都比苏西大，端坐雷律师对面，苏西推门进去，他们只佯装听不见。

他们连头都没抬，只当苏西透明。

多年来苏西都承受着同一待遇，气馁之际也十分气恼，可是这种感觉已随父亲辞世而烟消云散。

她丝毫不介意，挑后边角落一个位子坐下。

雷律师咳嗽一声。

“人都到齐了。”没有人应她。

雷律师开启了一只棕色大信封。

“这份遗嘱，立了有三年，一直存在我这里。”她取出文件。

办公室里连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。

苏西感觉有点悲凉，上一代恩怨已随着生命结束消逝，今日即使一无所得，她也无所谓，当然，他们会笑她，但她并非一个敏感的人，她有更实际的事情需要料理。

雷律师轻轻读出遗嘱：“我，苏富来，是一个小商人，经营电子零件生意，娶一妻一妾，妻李福晋生一子苏进，两女苏近、苏周，妾黄遥香已离异，生一女苏西。”雷律师读到这里停了一停。

一个人的一生，原来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交待。

苏西轻轻叹息一声。

在静寂的办公室里，吁气声清晰可闻。

众人动也不动，苏西坐在他们后面，觉得他们似石膏像。

雷律师读下去：“李福晋及黄遥香生活细节早另有安排，不劳我再操心，因此，我将财产平均分为四份。”此言一出，苏太太李福晋第一个霍地转过身来。脸色如锅底般黑，怒不可遏。

苏西张大了嘴，说不出话来，大意了，父亲并不喜欢她，几次三番，同她说话，往往头也不抬，眼睛看着别处，令她难堪。

可是到头来，他办事公允，苏西泪盈于睫。

雷律师读下去：“承继我的遗产，还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四人，不得堕落。”听到这里，不要说是苏西睁大双眼，莫名其妙，连雷律师都露出些微狐疑之色。

他们四人更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

“最大的堕落，便是怀疑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，违者立刻失去继承权。”他们马上静下来。

“由今日起算，一年之内，由雷家振律师及我好友朱立生公证，凡有行为堕落者，遗产即被充公，分予其他子女。”这时，苏西实在忍不住，冲口而出：“什么叫做堕落？”只听得苏近与苏周也问：“对，堕落有什么标准？”“在这一年内，各子女可支遗产的利息使用，我财产不算丰厚，每人约可分到一千万美元。”遗嘱已宣读完毕。

苏进霍地站起，“这张遗嘱有问题，我会找律师来研究，家父生前，明明向我暗示，财产将分两份，我是家中唯一男丁，占一半，两个妹妹分剩下那一半。”雷律师忽然拉下了脸。

苏西从来没见过她这般凶神恶刹样，只听得她一字一字说：“苏进，你若对亡父的意愿一点尊重也无，我会与你周旋到底。”苏近也大怒，推翻了一张茶几，“那三几厘利息，叫人如何运作？”雷律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或者你可以考虑学苏西那样，找一份工作，自食其力。”苏进一阵风似刮走。

苏西端坐不动。

苏近与苏周扶起母亲，走出办公室，走到门口，母女三人一起转过头来瞪着她。

她们终于走了。

雷律师说：“来，喝一杯庆祝一下。”苏西定一定神，抬起头来，接过香槟，一饮而尽。

“什么叫做堕落？”雷家振微笑，“触犯法律，也就是堕落了。”“吸毒呢？自杀呢。”“别担心，虽无一定准绳，社会总有公论。”苏西又问：“苏进会不

会搞事？”“他若轻举妄动，你的财产便会增加。”“假使我们四个人都堕落呢？”“那，有几间大学的奖学金会因此得益。”“这一年内，我该如何循规蹈矩？”“苏西，做回你自己就很好，现在，回家把好消息告诉你母亲。”“谢谢你，雷律师。”苏西先回广告公司。

老陆迎出来，“怎么样？”苏西笑着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老陆端详她，“呵，”他喊出来，“苏西，你已是个富女了。”“可不是。”“你要辞职？”“不，我会做下去。”老陆堆上笑容，虚伪的诚意自他的皱纹里涌出来，“那真是我们的荣幸，你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客户。”“首先，我要告假。”“当然当然，处理财产是非常棘手的事。”苏西开着小小日本车赶回家去。

母亲坐在露台上看风景，声音有笑意，“分到你那份了？”“雷律师已知会你？”“是，她很满意安排。”“妈，你呢？”“一个女孩手边有妆奁总是好事。”“妈，从此以后我可以罢买日货，置欧洲跑车了。”“恭喜你。”“妈，你高兴吗？”“我替你开心。”苏西追问：“你自己呢，母亲，你自己呢？”她哑然失笑，“现在你经济独立，不劳我挂心，下个月我可以乘轮船去环游世界。”苏西开怀地笑。

“可是，苏西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能堕落。”“不会，堕落也不是易事。”“苏西，你太天真了，一个人甚易堕落。”“我不相信。”“嫁人为妾，即十分堕落。”苏西不语。

她母亲苦笑，“去，去选购欧洲跑车。”她站起来，身段高挑，同苏西一个式样。

“我约了人打桥牌，晚上不回来吃饭。”“你不想知我得到多少？”“一切都是你应得的，你也是他的女儿。”她出去了。

苏西知道母亲想藉故静一静，今天这件事勾起大多回忆，她一定感慨万千。

累了一天，在雷律师处喝的香槟又冒起泡来，苏西躺到长沙发上去，不消片刻，已经熟睡。

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梦了。

因为担心，也与心理医生谈过梦境。

开始的时候，梦见她自己走进一个客厅。

苏近苏近与苏周都已经坐在那里，这不稀奇，可是突兀的是，他们是成人，她却还是小孩。

她尴尬地站在一个角落，不知道为什么来，也不知道需见什么人。

忽然听见苏近与苏周咕咕笑。

当然是笑苏西。

苏西本来不叫苏西，父亲叫她苏迪（内“西”），一样有一只撑艇，只是少了一点。

母亲在填写出身证明文件的时候，沉默地、固执地只写了一个西字。

自此以后，连名字也成了笑柄。

苏近与苏周是那样喜欢取笑人，事实上，她们的嘴至今尚在原来位置上而没有笑歪，堪称奇迹。

苏西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梦，不久她会醒来，可是仍然难堪羞愧到极点，梦与现实何其接近。

只听得苏近笑道：“浑身都是毛，简直似只动物。”梦中，她们每次取笑讽刺揶揄的题目都不一样，内容却保证一般精彩。

“你看她那头发眉毛，简直黏在一起，手手脚脚黑墨墨，一看仔细，也是汗毛，哈哈，是个毛孩。”无论她们说什么，苏西总是开不了口，承受着无限屈辱。

她试过在梦中挣扎张嘴，可是只能发出哑哑之声，似只乌鸦，急得她热泪直流，于是引起更多耻笑。

心理医生同她说：“你已经长大，不必理会出身，鼓起勇气，开始自己的生活，庶出有什么关系，你一旦耿耿于怀，自卑不已，这噩梦终会折磨你。”真是分析得好。

苏西叹一口气，正想自梦中走出来，忽然之间，她看到自己的手脚身体迅速长大拔高，在数秒钟内变成一个大人模样。

噫，苏西不再是七岁，苏西已是二十三岁。

接着，她呀地一声，发觉会得开口说话。

她指着苏近，“你！”苏近吃惊地抬起头看着她，这是谁、什么时候进来、怎么会得站在门角。

“哎呀，是那个女人的女儿。”“我叫苏西，”她一字一字说出来，“苏西。”她踏前一步，握着拳头。

苏近与苏周害怕了，姐妹搂作一团。

苏西甚有快感，想挥舞拳头，作一次大突破，可是铃声大作，甚为吵耳。

刹那间，她醒了。

哎呀，这是一个好梦，她真不愿醒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去探望司徒医生。

司徒是个英俊温柔的年轻人，现代译梦人，而且会替客户坚守秘密。

他听完苏西叙说，想一想，“你已得到释放，不再自卑。”苏西很安慰，“我相信如此。”“不过，一个真正不介怀的自由人，不会做这种梦。”“这个我也懂，从今以后，轮到他们梦见我挥舞着拳头分掉他们四分之一财产。”司徒耐心他说：“不，也不是那样。”苏西静下来，“应该如何？”“应该心胸里完全没有那一家人，你才会得到真正释放。”苏西释然，“这是至高境界，明镜本非台，向来无一物。”司徒也笑。

“不，我恐怕会永远记得他们。”“那么，你心中永远有创伤。”苏西承认，“可是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伤疤，人生怎会十全十美。”“说得很好，有没有想过遗产怎么样用？”“我不懂投资，也不会做生意，我想，会慢慢使用利息。”“已经可以令你舒服地过一生。”同一天，雷律师找她：“你得见见朱立生。”“谁？”“请勿掉以轻心，这朱立生与我同样是你的品格评选人。”“我可不知家父有这位老友。”“你一向知得很少。”这是真的，她从未踏进过大宅的门，过年过节，父亲只来稍坐一下，看看她就走，像个有特权的客人，一次，约七八岁模样吧，她忽然客套地同他说：“谢谢你来看我们。”她记得父亲笑了。

又有一次，他带来一个朋友，送苏西一套栩栩如生的西游记人物玩偶，苏西珍藏至今。

苏西懂事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分开，他把她生活安排得相当好，房子、车子、每月支取零用及家用。

中学毕业，替成绩不是上佳的苏西找了几间小大学，苏西挑美国加州是因为当时一个小男朋友也要到西岸升学，结果到了彼邦，两人只见过三次

面。

苏西并没有读得名列前茅，是，她是庶出，那边永远看不起她，但是她却因此出人头地及扬眉吐气情意结。

那太吃苦了，何必付出巨大代价去令看不起她的人对她刮目相看呢。

她的身份是不可转移的事实。

毕业时，父母同来参加她的毕业礼，那帧照片她一直珍藏。

想到这里，雷律师打断她的恩绪：“明日下午六时，你到美国会所德萨斯厅见他。”“遵命。”父亲病发的一段时期，她应召去看过他，苏进他们十分不放心，再忙也有一人抽空坐一旁监视，毫不避嫌。

苏西认为他们欺侮病人，十分愤怒。

可是她其实并不认识病中的父亲，他从来都是个陌生人。

与一般病人不同，他并没躺床上，也不穿睡袍，照样穿西装在书房中工作。

每次见到苏西，总是很宽欣。

“你来了。”他说。

除此之外，没别的话。

有时也说：“来，替我把这份资料储入电脑。”通常，那个监视人会露出极度不安的神情来，像一只猫被人扯住尾巴倒吊一样。

渐渐他瘦下去，考究的西装与衬衫越来越大，似只空洞的壳子。

然后，他进了医院。

晚上六时，德萨斯厅。

一走进去，便看到一大瓶黄玫瑰，她精神一振。

她向领班说出她约的人，侍者连忙带她到一张空桌坐下。

苏西想喝酒，可是太阳还未下山。

她听人说过，日落之前喝酒，是堕落行为。

苏西嗤一声笑出来。

她不知身后已经站着一个人，津津有味看着她。

等到发觉身边有一道影子，才转过头来。

她十分讶异，这不可能是朱立生，这人不过三十，不不，甚至不超过二十六岁。

果然，他伸出手来，一边说：“家父有事临时赶往新加坡，他失约了，叫我来招呼。”

苏小姐，我叫朱启东。”苏西反客为主，“你好，请坐。”“家父说抱歉，改天再请苏小姐。”因本来见的是他父亲，苏西不禁老气横秋、视朱启东为晚辈，顺口问道：“读书还是做事？”那朱启东有点迷惑，这个一头鬃发的年轻女子与他一般穿白衬衫蓝布裤，他从未见过女子有那样旺盛的毛发，一转过头来，他看到天然浓眉，小扇子似的睫毛，与一双炯炯大眼。

朱启东有点失魂。

他故意必恭必敬他说：“已经在做事了。”这时，苏西已经知道语气不对，有点造次，可是一时下不了台，只得死挺，轻描淡写地问：“干的是哪一行？”朱启东顺她的意，诚惶诚恐地答：“我是一名小儿科医生。”啊，他的眼睛出卖了他，笑意自他眼角飞溅出来，沾到苏西脸上。

“怎么会有空？”“我正放假。”“你时时放假？”“不，刚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到蒙古乌兰巴托回来。”苏西探探身子，“去干什么？”“我负责帮助

当地儿童医治缝合兔唇裂颚。”苏西凝视这个年轻人，肃然起敬，可是嘴巴仍然问：“没有薪酬？”“是志愿行动。”“自备粮草？”“正确。”“乌兰巴托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？”“夏季白天气温升至摄氏四十五度，可以把柏油路晒至龟裂。”苏西耸然动容。

她不出声了。

朱启东知道他面试已经及格，松一口气。

半晌，苏西试探地问：“我可以叫一杯啤酒吗？”“当然。”太阳落山了，金光射到苏西毛毛的鬓角上，把她白皙的脸衬托得似安琪儿。

朱启东听见他的心在说话：这是一见钟情吗？他看着她贪婪地喝起冰冻啤酒来，天真地呀一声，眯起眼，情不自禁地表示享受。

物质世界里，有这样平常心女子已绝无仅有。

父亲叫他招呼她，他却已决定追求她。

她是谁？不知道，也不重要。

朱启东心思荡漾。

只听得苏西问：“你可拥有诊所？”“不，我在大学医学院任职。”呀，他不急急替孩子治伤风感冒赚钱。

苏西十分纳罕，这样的年轻人在都会中实在见少，怎么可能在她面前出现，她运道转了。

她微笑，“这好似一个盲约。”朱启东承认，父亲回来时非得谢他不可。

今早还想藉故推辞。

“启东，你替我到美国会所去见一个人。”“爸，叫秘书替你改约会日期岂非更好。”“不不不，故人之后，不可将她在约会日历上推来推去，你去见她。”“我不认识她。”“是一浓眉大眼的年轻女子。”“我没有空。”“我说你有空，你就有空。”朱启东看着他父亲，“爸，所以我经济一向独立，否则真要被霸道的你支使得团团转。”现在，他反而要感激他，父亲的秘书一定有苏西的电话地址。

正想让苏西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，口袋里的传呼机响起来。

朱启东第一次觉得有人比他那仅一岁的换心病人更重要。

苏西很了解，“医院找？”“是，我需即刻赶回。”“你不必理我。”“我可否再约你？”“当然。”“不能送你，抱歉。”苏西笑着拨动双手，“快走快走。”朱启东匆匆忙忙离去。

有些男人空闲得会蹲在美容院里陪女友熨头发，不不不，这不是苏西心目中的男伴。

她独自坐在那瓶黄玫瑰前，直至天色缓缓暗下去。

真舒畅。

原来父亲一直对她一视同仁。

她从来不知道，直至今日。

好几次，当她还小的时候，不知多想伸手去握父亲的大手，却提不起勇气，她怕他会推开幼小的她。

后来，父母分手，更加看不到他。

苏西羡慕那些可以在父亲怀中打滚的同学。

被爸爸一把揪起，扛到肩上坐着看球赛，居高临下，无比尊贵。

吃冰淇淋时毫不经意，糊得一嘴一脸一身都是，由父亲擦干净……她一直以为父亲已经忘记了她，直至今日。

苏西长叹一声，回家休息。

他为什么不早点有所表示呢，原来他一直把这个小女儿放在心底。

半夜，苏西听见外头悉悉响。

开了灯，出去看到母亲替她收拾书房杂物。

“妈妈，”母女俩紧紧拥抱。

在这刹那，苏西觉得她什么都不缺乏。

这间书房原本属于父亲，他走的时候并没有把东西搬走，都还留着：笨重迟钝的第一代私人电脑、参考书籍、钢笔、手表……苏西相信两个可能：要不，母亲未能忘记他，故此一切都留着，书房像间纪念馆。

要不，真正忘记了他，所以属于他的东西就像其余家私杂物，扔在那里懒得收拾。

苏西知道母亲已经忘记了他。

记惦他的只是苏西。

母亲睡了，苏西却醒着。

她坐在宽大的花梨书桌前，翻翻这个，动动那个，消磨失眠之夜。

一颗田黄石印章上雕着小篆“几许温柔”四字。

小时候问母亲是什么字，她说：“不知道”，语气干脆决绝，后来，苏西把图章印出来，去问人，才知道刻的是什么，只觉荡气回肠。

苏西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。

感觉上父亲一直在找温柔体贴的女伴，一次又一次失望。

负心人可能不是他。

母亲后来也有男朋友，她处理得很好，他们从来没有在苏西面前出现过。

至多将车驶到门前接她，被苏西在窗口看到。

“那是谁？”“妈妈的朋友。”“是亲密朋友吗？”“不，吃顿饭，解解闷的朋友。”“会结婚吗？”“放心，没可能。”母亲说过话倒是算数的。

这样的男伴好似换过三四个，到了十六八岁，苏西十分鼓励母亲出外寻欢作乐。

她等她门。

男伴永远不进屋来，为此，苏西感激母亲。

为什么要子女叫她的男伴为叔叔呢，多么突兀，什么地方钻出来如此怪异的雾水亲戚。

最近，母亲已经很少出去。

苏西很担心她会寂寞。

眼皮渐渐抬不起来，伏在桌子上睡熟。

回来，发觉身上盖着毯子，母亲已经外出。

她手中还握着那方田黄闲章。

摊开手，几许温柔四字端端正正盖在她手心之中。

苏西笑了。

她洗把脸，淋个浴，出门。

到了相熟的美容院，老板娘珊珊走出来招呼，“咦，今日怎么有空？”“珊珊，帮帮忙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替我熨直这把头发，还有，眉毛修得细一点，你看，我腿上汗毛又长出来了。”抱怨完毕，她颓然坐下。

人家老板娘微笑起来，“心情欠佳可是？”“有人笑我是毛孩。”“不知

多少小姐太太上门来要求熨一个大蓬头。”“我今日非洗直剪短不可。”“不要与你的天然发质斗。”“老板娘，你有钱不赚，认真可恶。”“我做生意凭良知。”“快动手吧。”师傅过来，笑笑，只梳了两下，称赞道：“这头发羡慕旁人。”苏西的气仿佛已经消了一半。

师傅又说：“今日换个花样，我帮你拉直，明日又卷曲，你说好不好？”“不好，不如换个头。”苏西已经平静下来，所以女性统统爱上美容院。

“我不能改变客人，我只能使客人看上去整齐美观精神。”苏西只得扬扬手，“动手吧。”话虽那样说，离开的时候，照照镜子，也差点不认得自己，眉毛明显细了，头发伏贴光滑，嘴上汗毛已经淡不可见。

苏西十分满意。

她到雷律师事务所去归还耳环。

雷律师不在，她把耳环交给秘书。

刚好在这个时候，主人家回来了。

她提着鲜红色公事包，神气十足，从前哪里有这样漂亮的中年女性。

她一见苏西，立刻一愣，“这是谁？”苏西扬起头。

## (二)

“你为谁改变自己？”苏西答：“我自己。”“你头一个要爱你，以及接受你，你必须学会与你相处。”“我明白。”“这装扮怪怪地，不适合你。”苏西扮一个鬼脸。

“见到朱立生了？你们谈过些什么？”“朱立生有急事去新加坡，派儿子朱启东做代表。”“啊，你见过启东，”雷律师十分高兴，“那年轻人真是一表人才。”“且甚有内涵。”“是，我看他长大，是名毫无缺点的年轻人。”“是个完人？”“稍有牛脾气，三岁大就到处逼长辈扮病人给他诊症，达不到目的就生气。”苏西骇笑，“多可爱。”“毕业后一直到第三世界落后地区去赠医施药，一点经济头脑也无，幸亏父亲是个成功生意人，否则空有学问抱负，生活也成问题。”“喏，原来如此。”

“结婚没有？”“谁要他，你会嫁他吗？”苏西笑，“为什么不？”“他很少在家。”“跟他跑天下好了。”“小姐，他去的地方还有霍乱天花为患。”苏西吐吐舌头。

“一次他给我看照片，他抱着病童的时候并没有戴手套，我惊问：‘口罩、手套呢’，当地的军人入病营都戴口罩。”“他怎么说？”“他茫然答：‘为什么要戴手套？’”苏西点点头。

“他想都没想过，你说是不是神经病。”“他与父亲不和？”“噢，你怎么知道？”“生意人铢锱必计，恐怕不以为然。”“不，他们父子感情很好。”“那真是难得。”雷家振律师看到苏西眼睛里去，“还想知道什么？”苏西索性再问：“他母亲可易相处。”“父母已离异多年。”苏西说：“啊，同我一样。”雷律师笑，“说对了。”“离婚，可算堕落？”“我实在不想承认，不过，早三十年，社会风气的确如此封闭，几乎公认离婚是堕落行为之一，当事人，尤其是女方，性格上必有什么不妥之处，离婚妇人是侮辱称呼。”苏西耸然动容，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”“二十年前，同居而不婚，亦系堕落。”“哗，那吸烟可算堕落？”“在一些保守固执的母亲眼中，穿高跟鞋，也是堕落，那是舞女穿的鞋子。”“那么，做舞女应该怎么办？”“一直不十分确定，至今，有所谓名媛认为名牌衣物不应售予身份暧昧女性，还有，任职欢场，肯定是自甘堕落，应与麻疯病人关在一起。”“现在麻疯已经绝迹。”雷律师接上：“那么，数夜之女最毒。”苏西抬起头想了一想，“我还有一个问题。”“请问。”“倘若我们四人统统堕落，财产又如何处理？”雷律师变色，“不会吧？”“堕落的准则如此虚无飘渺，四人全部不及格也不稀奇。”“他另有锦囊，到时拆启，必有指示。”“苏进有否给你麻烦？”“他敢。”苏西沉吟，“他这个人----”“我知道，一向欺压你的是苏进。”苏西抬起头想一想，推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雷律师微笑，“苏西，假使我有一个女儿，我希望她像你。”苏西哑然失笑，“错爱错爱，我既非美人，又不是天才，有什么用。”“是你那种绝不让任何人与事干扰你过好日子的乐观精神。”“是吗，”苏西诧异，“那也计分？”“一百分，我至讨厌怨天尤人，不住抱怨，心中没有一件好事的人。”秘书进来说：“雷律师，董先生已经在等。”苏西站起来说：“我告辞了。”“我们再联络。”苏西忽然问：“可以约会朱启东吗？”雷家振醒悟，这才是苏西真正要问的问题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“不犯规？”“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“谢谢你。”苏西松口气，奔到街上，欢呼一声。

可是天正淅淅下雨，不得了，她那把花了不少时间吹直的头发保证又会反弹。

苏西想回广告公司去打一个转，与同事说几句。

她走的路十分迂回，她喜欢穿过各个商场顺带看看橱窗，已是多年来的习惯。

苏西看到一方丝巾，驻足打量，这时，她发觉身后有一个中年人。

跟了她有一段时间了，他也佯装看橱窗。

一眼就知道这一类衣着普通的男子对古灵精怪的女装不可能有兴趣。

苏西不出声，她买了一杯冰淇淋，坐在广场的长凳上慢慢吃，男子消失了，也许躲在后边人群里，一直到苏西站起来，他都没有再出现。

莫非是多心。

她走近珠宝店，他又出现了。

苏西叹口气，有人跟踪她。

为什么？当然是要看她日常行踪如何，从中研究挑剔。

这还会是谁，一定是苏进。

苏西握紧拳头，十分气忿，新仇旧恨全部勾了起来。

雷家振律师说得对，最会得欺压她们母女的，便是这个比她大十二岁的半兄。

苏西属牛，他也属牛，碰巧大一号，但是苏西从没见过如此奸诈的牛。

十多年前父母分手，也是苏进导演的好戏。

他痛恨她们母女，认为她们破坏他家庭，恐惧父亲终于会离开他们那头家，故此从来不放过苏西母女。

他终于等到机会。

他派人跟踪，不，不是苏西母亲，而是他亲生父亲。

他捉到父亲约会一个女演员的证据，把整份证据送到苏西家去。

聘用私家侦探是苏进惯伎。

苏西记得母亲看到录影带时十分平静，声线有点无奈：“唉呀，我这会子可难下台了。”本来已经十分动摇的一段关系被这条导火线完全摧毁。

苏西回忆到这里，握紧拳头。

每个人一生中都会迁怒一个人一件事，苏西憎恨苏进。

这个人一学无术，绝不长进，年复一年，学做生意、炒卖地产、搞日本餐馆、批发时装、电子零件、旅游公司……七十二行，几乎什么都做齐，没有一桩不亏大本，简直是无底洞。

他最怕有人来分薄他的身家。

事成后，苏进不住炫耀他的手段，亲友全部知道这件事，传为笑柄，日后辗转传到苏西耳中。

她从未与母亲商议过这件事。

父亲如此不忠，长远也没有意思。

苏西本来想走进派出所，好警告那个跟踪者，终于改变了主意。

她有更好的办法。

苏西叫部车子回家，她想到了以彼之道，还诸彼身，反正她现在也有多余的钱可花。

她正收集资料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我真怕你去了别处度假。”是朱启东，苏西心头一阵温暖。

虽然都会人海茫茫，不过要找一个人，一定可以找得到。

“想约你吃晚饭。”苏西揶揄他：“医院随时会传你。”他十分无奈，“所以不大有人肯陪我吃饭。”“我来好了。”“六时正接你。”“那么早？”“想早一点看到你。”“好，我在家等你。”苏西趁这个空档联络了一家郭氏私家侦探社。

郭氏曾经是宇宙广告公司的客户。

苏西说出她的要求：跟踪、报告、拍摄、录音。

那是很例牌的工作。

侦探社说：“我们需要他的照片、住址、办公地点。”“我立刻把资料传真过来。”苏西忽然想到，其实两兄妹都堕落不堪，没有一个人好人。

她有丝内疚，朱启东若知道她这另一面，可会深深吃惊失望？不管了，她必须保护自己，敌人已经动手，她也该准备武器了吧。

侦探社立即有电话过来，“资料收到。”“拜托。”苏西吁出一口气。

她刚想打扮一下，门铃已经响起来。

果然是朱启东。

如果对方派人守在她门下，一定知道她正在约会见证人的儿子。

好呀，没问题。

朱启东进来，“伯母不在家。”苏西笑，“她的约会比我多。”她斟两杯冰冻啤酒出来。

“地方很宽敞。”“是呀，老房子、老家具，装修一直没变，厨房墙角还有母亲替我量度身高进展记录，最多一年高三英寸半，真厉害。”朱启东笑着坐下。

苏西忽然疑心，“你为什么不问我的父亲？”他可是已经打听过她的家事，如果有，他对他的印象一定大打折扣。

可是朱启东莫名其妙，他说：“对，伯父也不在家。”苏西微微笑，“家

父已经去世。”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苏西十分矛盾，这时，她又希望他什么都知道，省得她费唇舌解释。

“我是庶出。”“兼是私生子，父母从来未曾正式结婚。”“一直以来，生活非常节省，必需品不缺，可是也没有奢侈品。”“现在好了，得到一笔遗产……”交待身世是天下最辛苦的事之一。

苏西沉默了。

朱启东说：“我从不知道坐家中喝啤酒可以这样舒服。”苏西笑答：“那是因为你知足。”他端详她快乐天使般容颜，满心欢欣。

她为他修饰过，可是鬈发野性难驯，早已飞弹得到处都是。

他忽然问：“你的眉毛怎么了？”“我修过。”朱启东大吃一惊，“可是，浓眉最漂亮。”苏西意外，“你喜欢？”朱启东大力颌首，“刚健、妩媚、精神奕奕。”苏西心花怒放，“那，以后我不碰它们了。”朱启东趋近一点，想说些什么，这时，他的传呼机又响。

他一怔。

苏西已经笑起来。

“噢，今晚我休假。”呵，他为她告假。

他取出手提电话拨到医院，告诉值班人员：“你应找上官，今晚他轮更。”舒出一口气。

苏西说：“让我们出去吃饭。”“不如到舍下。”唔，一个无国界医生的家可能真是一间寒舍，去见识一下不妨。

“好。”苏西取过外套跟他走，这才发觉，她对他，还没有说过“不”字，一直都是好好好好好。

对别的男生可没有这样驯服，“不，我想早点走。”“不，我头痛。”“不，今明后晚都有事。”“不，我不会跳舞。”不，不，不。

门口停着一辆蛤蟆似新式欧洲跑车，一看就知道性能超卓。

但苏西讶异，“这是你的车子？不像呀。”“实不相瞒，妹妹启盈见我有约，借出跑车给我，她说，女孩子喜欢新车。”苏西微笑，“你本来用什么车？”朱启东扬扬头，“我没有车，步行十分钟可到医院。”苏西笑，“步行很好。”“那以后我也不用改变自己了。”“当然不必。”苏西设想到他仍与家人同住。

住宅在山上，半独立洋房，布置名贵大方，朱立生父女都不在家。

朱启东的书房十分简洁，书桌上放着他在各国工作的照片。

苏西仔仔细细逐张欣赏，问题多多。

“这是什么病？”怵目心惊。

“很可怕，叫食肉菌。”“啊，我听说过。四十八小时可以致命。”“唉，至心酸是看到儿童患一般抗生素可迅速治疗的疾病，但因缺乏药物失救。”苏西不语。

片刻女佣请他俩用膳。

菜式清淡可口，苏西吃了很多。

一样是父母离异家庭，他们这一家又不失温暖。

“有无启盈的玉照？”“嘿，她最爱拍照。”摊开照片簿，真是琳琅满目，朱启盈在一间著名法国珠宝公司任公共关系职位，人长得漂亮，打扮时髦，完全走在时代尖端。

“这是家母。”苏西冲口而出：“最年轻美丽的伯母。”朱启东笑，“启盈

同母亲一个印子。”“令尊呢？”“他不喜欢拍照。”苏西有点失望。

不过她没想到看老照相簿也会那样有趣。

“几时介绍我认识启盈。”“你会嫌她幼稚。”苏西连忙说：“不不不，我才笨拙呢。”“聪明人都那样讲。”苏西急急赔笑，“折煞我了。”他的手提电话又响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我听听。上官，什么事？嗯，原来如此，女朋友的表姨妈娶媳妇，非去吃喜酒不可，我也有女朋友呀，一样走不开，吹牛？她就在我身边，不信，她同你说几句。”竟把电话递给苏西。

苏西骇笑，“哪一位？”那边又笑又说：“你是小朱的女友？他找到女友了？你央求他代我当三小时夜更可好？他一向是我们这种有包袱之人的救星。”苏西笑弯了腰。

朱启东在一边教她说：“只此一回，下不为例。”苏西对上官医生复述：“只此一回，下不为例。”那上官一直嚷：“厉害，厉害。”苏西笑着说：“他马上来。”上官说：“皇恩浩荡。”“你的同事都那样可爱吗？”“上官的确特别一点。”“我告辞了。”“对不起，原本可以去看电影。”“改天好了，机会多多。”他送她返家。

母亲看着她，“这样高兴，去什么地方来着？”“同某君约会。”做母亲的感叹：“异性相吸，无可抗拒，人类天性如此。”“是，”苏西承认：“人类命运如此。”“现在都是明白人了，合理得多，我像你那样大的时候，我妈对我说：‘遥香，何必嫁人，你陪我出入教会岂非十分圣洁’。”苏西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事，不禁奇道：“外婆真的那样说？她不结婚，何来女儿？”黄女士答：“用诸别人身上的才叫规矩，她成为我的终身反面教材，至少，这一段母女关系，可以由我控制。”苏西吁出一口气。

第二天一早，雷律师找她。

“苏进要求开紧急会议。”“有必要敷衍他吗？”“将来，你也可以召他出席开会。”苏西当然知道苏进想说些什么。

她抵达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他们三兄妹已经到齐。

苏进一见苏西进来便指着她厉声说：“你与朱立生之子朱启东来往甚密，究竟居心如何？”苏西不语，静静在一角落坐下。

苏进怒不可遏，“企图私通公证人，还有什么公平可言？”雷律师开口了：“你稍安毋躁。”苏进转过头来，“雷女士，你一直偏帮苏西。”雷律师也提高声音：“一个人有权结交朋友，即使这人是朱立生之子。”苏进气白了脸，“好，我明日就去追求朱立生之女。”雷律师不怒反笑：“这也是你的自由，你大可以那样做，可是如果你以为你有机会影响朱立生的判断，你就错得很厉害。”苏进道：“苏西已经左右了你的看法。”雷律师凝视他，“你也大小觑我这个长辈了。”苏进拍桌子：“要在这里寻公道是不可能的事。”“你少在我办公室大呼小叫。”苏进叫妹妹，“我们走。”然后他指着苏西，“我一定会证实你堕落。”苏西既好气又好笑。

苏近与苏周两姐妹仰一仰头就跟着走了。

雷律师没好气，“早知不接这份古怪透顶的遗嘱来办。”苏西问：“一妻一妾可算堕落？”“站在女性立场来说，是天下最荒唐的堕落行为。”苏西苦笑，“可是，他却不准我们胡调。”规矩，是用来加诸别人的一件事。

别人犯错，罪不可恕，自己的闪失，则永远情有可原。

“苏进怎会知道你约会朱启东。”“他用私家侦探。”“卑鄙。”“我也用私

家侦探盯他。”“苏西，怨怨相报何时了。”“我想多了解这一个大哥。”“你看，金钱万恶。”苏西笑，“可不是。”郭氏侦探社有人在家门口等她。

“苏小姐我们找个地方说话。”一定有重要消息。

“请到舍下。”把那位郭先生请进书房，轻轻关上门。

苏西接过一只大信封。

打开，是一叠照片，拍得玲珑清晰。

苏西一看，震惊，呆住，掩着嘴。

真没想到！

照片里两个男人，一个是苏进，另一个是----一张非常英俊熟悉的面孔，苏西认识他，她定期见这个人，他是苏西的心理医生司徒伟文。

苏西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才好。

天下竟会有这样怪异的事。

她抬起头来，看着天花板，手足无措。

只听得郭侦探说：“他俩每星期一及五定期见面，来往超过一年。”苏西吞下一口涎沫。

“两人感情很好。”苏西用右手不住抚摸左手臂，像是想把汗毛安抚下去的样子。

“你没料到会发现这样的秘密吧。”苏西颌首。

“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，所有邪魔古怪都飞逸出来，叫人永无宁日。”他说的是希腊神话故事。

过片刻，苏西试探着问：“这.....算是堕落吗？”小郭有一丝讶异，却十分平和地答：“成年人有权选择密友。”小郭说得对。

“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我大哥，另一个是我的医生。”小郭意外，“不是你的男友？”苏西吁出一口气，“不不，谢谢天，幸亏不是。”小郭如释重负，“那，我比较容易说话了。”什么，难道还有下文？“事情有点复杂，你看。”小郭再掏出一只信封。

案中有案，这侦探查案好手段。

信壳里仍然是照片，一位资深记者说过，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，果然。

苏西一看，耸然动容：“啊。”她低呼出来。

可不是值得惊叫，这次，照片中一人是司徒医生，另一人是美貌少女，两人态度热昵，司徒的手正在抚摸少女的长发。

苏西说：“这女孩是司徒医务所的接待员殷小姐。”“呵，你全认识，这三角关系对你不陌生。”“如此复杂！”“苏小姐，我正担心你也是其中一个主角。”苏西忍不住，“啐。”“既然是个旁观者，再好没有，”小郭停一停，“他们的关系日趋紧张，苏进已经起了疑心，在星期一与五以外的日子里，都出现在医务所附近。”“嗯。”“苏进是一个浮躁骄傲的人----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小郭微笑，“我藉故向他问路，得到非常不礼貌的待遇，从此得到的结论。”

“是，”苏西点头，“他母亲宠坏他，他为人自私、自大。”小郭这才明白到，兄妹同父异母。

他说下去：“我预料纸包不住火，苏进不会妥善地处理这件事。”苏西十分担心，“都是成年人，不会闹事吧。”小郭想一想，“我们走着瞧。”他站起来告辞。

苏西趁母亲尚未回家，匆匆收起照片。

一向厌恶苏进的她忽然起了怜悯之心。

这人原来愚昧至此，他自己住在玻璃屋里，却向别人扔石头。

这是报复的好机会。

只要把两份照片送到大宅，苏西一看，必定面如死灰，如果想更彻底地叫他们丢脸，更可叫苏太太也收一份。

以彼之道，还诸彼身，不算过分。

但是，苏西却不打算那样做。

她所失去的已经无法挽回，报复只有使她变得像苏进一般阴险，她一向看不起他，如果变得同他一样，苏西无法向自己的良知交待。

那才是真正的堕落。

苏西决定把这个秘密放在心中，不去揭发，说也奇怪，心内重压忽然消失得一干二净。

也许这便是宽恕，可是，更可能是自爱。

那家人一直踩低她，那不要紧，她可不能轻贱自己。

苏西决定维持缄默。

她忽然听到门外有声音。

啊，是母亲忘记带锁匙？她走到大门前。

这时，听到有人在门外说话。”抱怨地：“你从来不请我进屋喝杯咖啡。”母亲的声音：“这是我女儿的家。”“也是你的家。”母亲沉默一会儿，“希望你多多包涵。”“我都包涵了五年了。”苏西吓一跳，没想到门外的先生如此好耐心，顿时惘然。

她是忽然下的决心，迅雷般拉开大门。

门外两个中年人呆住了。

苏西满面笑容，“妈妈，请朋友进来喝杯咖啡呀。”那位先生虽然已经白了半边头，可是精神奕奕，修饰整齐，使苏西觉得宽慰。

更宽心的是苏西的母亲，泪盈于睫，转过头去，“进来吧。”苏西顺手抄起外套手袋，“失陪，我约了人看电影。”黄女士同女儿介绍：“这位是郑计祥。”苏西笑说：“郑先生，你们多谈谈。”她避出门去。

母亲也是人，也需要异性的慰藉。

为着女儿，已经回避那么久，现在苏西已经成年，她知道该怎么做。

在苏西眼中，母亲最高贵最圣洁，她从来不会当着男友对女儿说：“叫陈叔叔”“叫林伯伯”……男友是男友，同女儿不相干。

最讨厌是一种把男人带到家来还要命女儿出来叫爸爸的母亲。

苏西无事可做，独自看了一套文艺片，散场后，忽然心血来潮。

她到医院去找朱启东。

在接待处说出这个名字，就得到礼貌待遇，由此可知，他相当受到尊重。

不过又问了好几回，他们才告诉她，他在医生休息室。

“小朱连续两日一夜当更，也许在休息室小睡。”苏西犹疑一刻才推门进去。

朱启东躺在长沙发上，一条腿搭地上，累极入睡。

嘴巴微微张着，有轻微鼻鼾，脖子上诊症听筒尚未除下，胡髭早已长出来。

苏西有点意外，真未想到做西医如此吃苦。

她不忍吵醒他，正想退出，朱启东转一个身。

他问：“谁。”苏西轻轻答：“我。”朱启东睁开双目，微笑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苏西有歉意，“打扰了你。”“不，我也快下班了。”他并没有起身，却示意她过去，伸手握住她的手，“苏西，你是我的爱卿她。”隔一会儿，苏西才想起爱卿她是人体内通往心脏最大的血管，藉以维持生命。

苏西也笑。

片刻，她说：“待你下班后我再来。”他点点头，送苏西到门口。

那么辛苦忙碌，怪不得没有女友。

感情多半靠时间孵出来，不痛下功夫，就没有收获。

看看时间，觉得也差不多了，便回转家去。

果然，母亲的朋友郑先生已经告辞。

母亲一脸笑容，正在读报。

苏西斟杯茶坐在她面前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有机会的话，好结婚了。”黄女士轻轻回答：“他亦有一子一女，要是结婚的话，这些人会统统被逼成为亲戚，非常荒唐，不如维持现状，清清爽爽。”说得十分合理。

黄女士何需一纸婚书保障什么。

早上，母亲推醒她。

“小西，今早你有医生约会，如果不想去，我帮你推掉。”苏西睁大眼睛，她正约了司徒伟文医生。

“不不不，有要紧事，我这就起来。”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：苏西，这事与你无关，佯装不知是最聪明的做法。

不知者无罪，知得大多，随时有杀身之祸。

这个时候退出漩涡，也还来得及。

可是苏西年轻，苏西心中有气，苏西看这个大哥的脸色，实在有段日子，积怨颇深，她也想看看他失意的样子。

苏西准时赴约。

世界多么小，苏西感喟，就在这间医务所里，她的大哥与一男一女攘成三角关系。

那个秀丽的接待员殷小姐如常出来替苏西登记，神情有点恍惚，比往日沉默。

司徒医生看到苏西，一怔，“看护没通知你今日约会取消？”苏西摇头，“没有。”“真对不起，苏小姐，今日我有事。”“没问题，我改天再来。”他吩咐助手：“加添一节时间给苏小姐，不另收费。”苏西从未见过年轻温文的他神情如此紧张。

苏西到卫生间去了一趟，不过三五分钟，出来的时候，发觉候诊室空无一人。

她听到司徒医生的房间传出争吵之声。

接着，是家具碰撞，瓷器摔碎，有人叫道：“你于的好事！”另一人说：“我已经说清楚，我俩再也没有瓜葛。”苏西深深悲哀，关系到了这种地步，还不快快结束，还待何时？她已经推开医务所大门，预备离去，忽然之间，听到一声女子尖叫。

那女子刺耳欲聋的尖叫声持续良久，一声接一声，跟着，有人推开了门，跌撞地冲出来，此人正是司徒伟文医生。

他一脸恐惧，瞪大双眼，像是不置信事情会溃烂到这种地步。

他的双手抱在胸前，开头，苏西还不知发生了什么，然后，刹那间，苏西看到鲜血自他小腹涌出。

司徒轰隆一声倒在地上。

苏西不知什么地方来的勇气，她立刻拨紧急电话通知派出所。

苏西接着走进司徒医生的房间去，看到她大哥苏进呆若木鸡般站着不动。

苏西四肢这时像风中落叶般颤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司徒在地上呻吟：“此事……不名誉……影响大……快走。”一言提醒苏西，她顿足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苏进抬头，看见妹妹，也不及细想。何以她会在这里出现，听见走字，便拔足飞奔。

这时，警察与救护车也赶到了。

司徒尚有知觉，一口咬定，是他自己错手的意外。

“我与女友争吵，一时气愤，自杀盟志。”警察狐疑地看着苏西，“你是谁。”苏西立刻答：“我是司徒医生的病人。”“你看到什么？”“我什么也没有看到，我自卫生间出来，已经如此。”声音与双手都簌簌地抖。

司徒被护理人员抬出去，门外已聚集好奇人群，警察留下苏西的地址与电话号码。

再一次回到太阳底下，苏西的胃部痉挛，忽然之间，伏在电灯住上，呕吐起来。

路人纷纷走避，有一两个还掩着脸。

你看，尚未遭灾劫，世人已经唾弃，做人能不小心。

苏西回到家，平躺着，绞紧的胃才慢慢松开来，不过，一颗心仍然跳到喉头上，全身的不随意肌全部异常活动。

她不住呻吟。

电话响了。

“苏小姐，”是郭侦探，“真凑巧，你也在现场。”苏西只得说一个是字。

“我已拍下苏进落荒而逃的照片，相信你必定有用，而我的工作也可以告一段落了。”“是，谢谢你。”小郭忽然叹口气，“苏小姐，恕我多嘴。”“郭先生，你是我尊重的人，请直说不妨。”“苏小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“你说得有理。”小郭轻轻放下电话。

苏西捧着头深深叹口气。

傍晚，有人按铃，门外昏暗，苏西一时没把访客认出来。

“谁？”“我姓殷。”“啊，殷小姐，请进来。”她仍然穿着上午那套衣服，样子憔悴。

苏西忙问：“司徒怎么样？”“没有生命危险。”苏西松口气，放下一块大石；“他叫我来向你道谢。”“不要客气。”“待他康复，我们决定移民他乡，从头开始。”“那也是好主意。”她悄悄落下泪来，同那样一个人在一起，想必会终身担惊受怕：他可会故技重施，他可管得住自己？苏西忽然间：“殷小姐，你芳名叫什么？”“我叫殷红。”啊，叫那样的名字，感情路上，必不好走，老年人从来不会替孩子取个别致或与众不同的名字，就是怕引邪恶神灵的注意。

她似乎仍然有一丝不放心。

苏西一再向她保证：“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”殷红静静离去。

第二天，报纸一角，有段小小新闻，事不关己的人根本不会注意。

大都会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不寻常的惨事发生，此类意外微不足道。  
苏西的心始终忐忑，原来保守秘密是那样辛苦的重担，始料未及。  
母亲决定与郑先生结伴乘轮船游东南亚，到达合里，上岸玩一个星期。

然后转飞机返来。

苏西真正为他们高兴。

她也想郑先生知道她对他绝对没有反感，看到他，会娇悄地称赞：“中年人穿深色西装最好看”之类，使他高兴。

家里只剩苏西一人。

送船回来，还没掏出锁匙，大门边忽然闪出黑影。

苏西吓一跳，本能地退后两步，瞪着那个人。

这是谁？面容枯槁，瘦削得仙风道骨，伸出来的手不住颤抖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苏西喊出来：“苏进！”平素的嚣张、跋扈、骄傲、自大……全部丢到爪哇国，今日的他似一个晚期癌症病人。

苏西仍怀着一丝警惕，“你怎么了？……他吞一口涎沫，”“你全知道？”苏西怕他口袋里还藏着另外一把尖刀，“我知道什么？”“我的事。”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多心。”苏进点头，“没想到你会如此宽容，是我看错了你。”终于承认狗眼看人低。

苏西仍与他维持距离，温和他说：“我不明白你讲些什么，我听不懂。”苏进自顾自说下去：“原本你可以摊开来讲，分掉我的遗产。”苏西答：“我已有我的一份。”她又补充：“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。”苏进又颌首：“说得好，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，毕竟有限。”苏西加一句：“非常有限，不外是大屋大车这一类满街都是、人人都有的东西。”“苏西，我欠你。”苏西轻轻说：“兄弟姐妹，谁也不欠谁。”他转身走了。

苏西连忙开门入屋，她心酸地躺在沙发上，无故落泪。

钱可以买到什么呢，床铺被褥，两斤猪肉，几件新衣，她童年与少年的欢乐都被歧见葬送掉，永远无法挽回。

朱启东医生找她。

“你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医院。”苏西骇笑，“一直没回家？”“有突发事件，走不开。”“什么时候有空？总也得放你们回家吃顿饭洗个澡吧。”“一下班我就来你处。”下午，他来了，站在门口不愿进来。

他用手揉着双眼，浑身发散着医院独有空气清新剂的味道。

“怎么了？”苏西知道有蹊跷。

“我很累……病人不治。”苏西啊一声，“可怜的朱启东。”“情绪欠佳，我还是回家的好。”苏西拉住他的手。

“我这里欢迎你。”两个年轻人拥抱片刻。

苏西问：“好过一点没有。”他筋疲力尽地苦笑，“有一杯热可可更好。”“我立刻帮你做。”苏西捧着一大杯热饮出来，他已靠着沙发睡着，实在太劳累了，精魂与肉体分家。

苏西替他盖上张薄毯子。

朱启东是个好人，但是好人却未必是个好伴。

他整个人已经奉献给研究工作，医院手术室才是他的家，他每一丝精力都被病人榨取得干干净净，作为他的家人，得到的不过是一具时时躺在沙发上的躯壳。

苏西是个聪明人，所以她的功课与工作成绩都平平，因为她知道，做

得好过人十分便需多付一百分努力，太辛苦了。

毋需认识朱启东二十年，亦可知道同他在一起生活会十分枯燥。

苏西叹口气。

这时，他外套口袋里的传呼机又响起来。

苏西开始讨厌这件装备，她把它自朱启东的外套口袋取出，一手关掉。

一室皆静，朱启东可以好好睡一觉。

苏西拿起一本小说，独自读了起来。

这真是世上最奇异的约会，二人共处一室，一个看书，另一个睡觉，没有音乐，没有对白。

以后，恐怕还有很多这样共度周末的机会。

电话铃响，苏西连忙拎起听筒。

“苏西？我是雷家振。”“啊，雷律师，有要紧事？”她声音十分严肃，“你马上到大宅来一趟，有个特别会议需你出席。”东窗事发了。

雷律师收风也真快，没有什么事瞒得过她的法眼。

苏西看了看熟睡中的朱启东。

她大可以放心去开会，朱君在八小时内无论如何不会醒来。

她换上一套整齐的衣饰出门。

只花了二十五分钟便抵达目的地，大宅的老佣人替她开门。

苏西感喟，少年时她来过这里见父亲，永远挺胸直行，目不斜视，因为一不留神便会看到白眼。

今日又来了。

那只法兰西座地铊钟仍然放在老位置，每过一刻钟便会当当敲响报告时辰。

客厅中那盏大水晶灯永远擦得精光灿烂，缨络闪着骄傲的虹彩。

这里叫大宅，苏西与母亲住的地方叫公馆，或是简称那边。

他们都在父亲的书房里。

雷律师出来说：“苏西，进来。”一家人齐集。

苏西的眼光寻找苏进，只见他背着所有人面壁独坐一个角落。

他的母亲面如死灰。

他两个妹妹不发一言，一副蒙羞的样子。

雷家振律师说：“我们现在与朱立生先生通话。”朱立生？他在什么地方？雷家振按下电话扬声器。

那一头传来宏厚的男声，语气却不失婉转，他这样说：“我已看过报告。”苏西觉得朱氏父子声音相当像。

雷律师说：“那么，朱先生，请给我们一个裁决。”那个朱先生有点尴尬，“好友竟给我一个如此沉重的任务。”雷律师催他：“你请说。”朱立生轻轻说：“一个成年人，有权选择他的伴侣。”这当然是在说苏进。

“可是，当伴侣变心，他应采取平和合理的态度，伤害他人身体，于理于法都不合。”书房内，连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。

“对方不予起诉，警方又缺乏证据，苏进才免去牢狱之灾，不过，肯定已丧失遗产继承权，他那一份额，当由三位妹妹分享。”雷律师抬起头来，“各位有什么异议？”一片沉默。

朱立生忽然说：“案中有一位重要证人，从头到尾不发一言，我想，你们应该向她道谢。”苏西一听，连忙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。

真没料到自己演技如此到家。

“堕落并无定义，可是苏进应该明白，纠缠、恫吓、威逼，最后伤害他人，确是犯罪行为，”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“我已经讲完。”雷律师说：“谢谢你，朱先生。”朱立生挂上电话，谈话中止。

苏进一言不发地走出书房。

事情是如何揭发的呢？司徒不说，苏西也不说，苏进当然更不会说。

雷律师像是看穿了苏西的思想，她轻轻说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苏西双手一震，手袋差点落到地上。

小时候同班同学考试作弊，被老师当场捉到，那古肃的老师自牙齿缝中迸出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两句话来，十分震撼。

雷律师站起来，“散会。”苏西想跟着离去。

忽然听见有人说：“诸留步，我准备了茶点。”叫谁留步？不会是苏西吧，一定是叫雷律师。

苏西自顾自向前走。

可是她又听得同一个声音说：“苏西，茶点准备好了，请赏面。”苏西不相信双耳，缓缓转过头来。

一点不错，说话的正是李福晋女士。

### (三)

苏西一时不知如何反应，手足无措。并非受宠若惊，而是从来没有与她打过交道，心底下认为可免则免。

苏西踌躇地答：“我还有事。”可是老好雷律师又代她作主，“我帮你推一推好了，我们喝杯茶就走。”苏西只得颌首。

偏厅只得她们三个女子。

苏近与苏周不知避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李女士替苏西斟出红茶，“苏西，多少糖？”“一点牛奶，不加糖。”李女士点点头，“所以身段那么苗条。”苏西心中有气，想大声说：“我是你们坏嘴里的毛孩，我并非淑女。”当然，她控制了自己。

终于话归正经，李福晋女士说：“苏西，我们母子都感激你。”苏西一怔，没想到她如此能屈能伸，居然直接向她道谢，可见其人不简单。

她当然不能示弱，再度摆出茫然姿态，否认到底：“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李女士目光炯炯，搜索苏西脸上蛛丝马迹，以她那样丰富的人生经验，居然找不到破绽，不禁由衷佩服这个女孩子。

因此，她完全放心了。

接着有点心酸，人家不知怎样教女儿，如此聪明伶俐，处世、做人、读书、工作，好像都有天分，不必苦昔教导。“苏西见李女士露出沧桑感慨的样子来，连忙顾左右而言他：“这茶香极了。”李女士立刻恢复常态，“面包是自制的，你试试这三明治。”再坐了十来分钟，她们就告辞了。

在车上，苏西说：“苏进生活不会成问题吧。”雷律师答：“你少操心，他外公那边还有产业给他。”苏西倒抽一口冷气，“怪不得这个人一点也不想

工作。”“是，他根本没有上进的动机。”“你看，懂得投胎多重要。”雷律师看了苏西一眼，微微笑，“你现在也不差呀，”是，省着点用，略有分寸，已经一生不忧。

苏西不由得伸出双臂，枕到脖子后边，舒展一下。

雷律师问：“朱启东如何？”“他太忙。”“你也找些事做呀。”“可是，我渴望二人的时间共用。”“年轻女子总是如此不切实际。”苏西理直气壮，“所以我们可爱。”雷律师说：“你的确有可取之处，苏近与苏周则不敢恭维。”“不要紧，有那样丰厚的妆奁，性格再可怕也嫁得出去。”“你的财富与她们一样。”苏西感喟，“可是，我情愿小学三年级学校开放日父亲会前来参观。”“他从未来过？”“一次也没有。”这趟，连雷律师都叹息。

母亲也时时缺席。

有些小同学的父母寸步不离，使苏西明白到掌珠真正的意义，父母一人一边握住双手，苏西跟在后边看到这种情形，无限艳羡。

回到家，推门进去，果然，朱启东仍然仰灭睡着，动也没动过。

苏西觉得好笑，真的嫁一个这样的工作狂，全个家会落在她一人肩上，待他自医院出来并睡醒，孩子已经大学毕业。

她到厨房煮了一锅罗宋汤。

忽然听得有人呻吟。

她知道朱医生已经醒来。

“怎么样，睡足没有。”“香，香，饿，饿。”指着嘴巴。

真要命。

接着他又揉揉双眼，“我们已经结了婚？”苏西笑，“你尚未向我求婚。”“在梦中，我俩已经白发萧萧，儿孙满堂。”啊，壶中日月长。

苏西问：“你可需淋浴？”朱医生涨红面孔，“不不，我回家才处理。”苏西没想到他会这样腼腆。

相形之下，她更为豪放，也许，在保守人士眼中，即系不羁。

苏西取出大碗汤及整条蒜茸面包。

朱启东赞叹：“天下竟会有如此美味。”狼吞虎咽。

他真需要一个人专门服侍起居饮食。

“家里好舒服。”苏西看到另外一个危机，他是那种永远不喜外出交际应酬的人。

“让我们出去跳舞。”朱启东微笑，“我情愿看电视新闻。”猜中了。

“你不觉闷？”“有你陪我，我怎会闷。”苏西既好气又好笑。

“不过下星期医院有个筹款晚会，你要不要来？”苏西忙不迭答应，“要要要。”过两日，同雷律师谈起朱启东性格。

雷家振赞不绝口：“标准好丈夫。”“不会吧，一点生活情趣也无。”雷律师面孔一板，“你觉得他有情趣，其他女子也会觉得他有情趣。”苏西笑，“雷律师，你从来没结过婚，倒是很了解男性。”“苏西，你揶揄我？”“不敢不敢。”雷律师自言自语：“这个孩子，倒是同他爹不同。”苏西不由得好奇，“朱立生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雷家振立刻改变话题：“我陪你去看首饰。”“谢谢，我不喜配戴首饰。”出席晚宴那日，苏西配戴的项链价值一百九十九元九角，购自廉价商场。

在灯光下一般晶光灿烂，都是玻璃珠子。

有一两位名媛缠住朱启东叫他述说幼儿换心手术过程，听到要紧处双

手紧握，泪盈于睫，惊呼出来，全情投入。

苏西暗暗好笑，真没想到演艺学院有那么多高材生。

她身边也有男生，一个个围上来，“嗨你好，我是刘智活，庚洛医院副经理”“我叫赵则藹，樊元制衣的董事”“在下张若愚，家父张其逸同令尊是好友”……他们好像都认识她不止一天两天了。

苏西坐着微微笑。

隔一会儿她拍拍朱启东肩膀，“跳舞。”启东立刻与她走下舞池。

苏西说：“你看你多受欢迎。”启东回敬：“彼此彼此。”他们一直在舞池留连，直到启东当值时间已近。

苏西说：“我送你到医院。”她先去扑粉。

她坐在转角处，有两位女士进来，没看见她，恣意闲谈起来。

“听说继承了家产。”“有多少？”“一亿。”“那也没多少。”“可是存银行一年拿五厘利息，也足足五百万，到什么地方去找年薪五百万的美差？于是她顿时成了香饽饽。”“没出息的男人真多。”“奇怪，根本不介意生活费来自何人何处，至要紧可以趁现成过舒服日子。”苏西的手凝住，这是在说谁？笑，“别在这里艳羡了，人家三姐妹姓苏，你姓什么？”咦，这不是在说她吗？苏西大乐，唔，她居然也晋升为名媛，成为众人闲谈的主角了。

真没好气，她抬起头，咳嗽一声。

那两位女士讲得兴起，不接受暗示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我会叫我兄弟留意这每人一亿的三朵姐妹花。”咕咕笑。

苏西再咳嗽一声。

她们二人终于听见了。

一人问：“谁？”另一人聪明些，“快走。”站起来立刻走了。

苏西正想离去，又进来一位女士。

苏西只瞥见粉红色大蓬裙一角。

苏西刚站起，听到一声叹息。

好熟悉的声音，这是谁？只见那位小姐站在镜前，摊开手掌，不知什么闪闪生光。

苏西看到她在镜中反映，咦，这不是苏近吗，没想到她也在诉会里。

苏西还是第一次仔细看她五官。

，大国睛，细长眉毛，高鼻子，小嘴巴，是那种古典灸人式样，太过工整，几乎有点俗气，而且已经过时。

原来苏近是这个样子的人，苏西知道她要比她大六六岁。

苏西故意扭开水咙头。

苏近转过头来，看到了苏西，若无其事地把掌中物放进小手袋。

她好似没有多大意外，看样子一早在舞池看见了苏西。

苏西抬起头向她招呼。

是她先同苏西攀谈：“朱医生很会跳舞。”苏西温和地笑，“还好，只踩了我十次八次。”苏近也笑了。

苏西问：“谁是你今晚的伴？”苏近役精打采，“一个人。”苏西随口问：“苏周没来吗？”苏近一听，脸上变色，“我就是苏周，你以为我是谁？”苏西张大了嘴，几乎没找地洞钻，她竟把她们两姐妹认错了，她反应也快，连忙拍打自己嘴巴一下，“掌嘴。”苏近，不，苏周笑出来，随即怅惘地说：“我们两姐妹跟在母亲身后进进出出，好比影子，谁分得出是这个还是那

个。”苏西不介意与她多说几句，可是担心朱启东会等得不耐烦。

可是苏西也善解人意，“可是怕他等？”苏西颌首。

“有空一起喝茶。”苏西走到桌子前，看到有人扰攘。

她问朱启东：“什么事。”“今晚的主席黄崇三大太不见了首饰，遍寻不获。”“啊，有无报警？”“不方便报警。”“不见了什么？”“听说是一朵宝石胸花。”“我们可以自由离去吗？”“唯有再等一等了。”只听到同桌一位太太说：“那胸针中央的一颗红宝石红得像血一样，希望不致于有人眼红。”苏西心一动。

她抬起头，护卫员已守住了宴会厅大门。

“这样不知要搞多久，好好的气氛都遭破坏。”“朱医生，你若不介意搜一搜身--”朱启东说：“来，苏西，我们不多心。”苏西穿一条小小黑色晚装裙，一目了然，“我与你先走吧。”那枚襟针面积不小，不能藏在发髻或是内衣里。

他俩顺利过关。

苏西送启东到医院。

“玩得还高兴吗”苏西真诉心事：“最好只有我们二人。”启东许下诺言，“我会抽时间出来。”那天晚上，苏西在床上一直辗转反侧。

不会是看错了吧，一定是看错了。

可是第二天一早，她就起来，打电话给郭侦探。

她才喂一声，对方就说：“早，苏小姐。”他记得她的声音。

“郭先生，半小时后我到你办公室。”“咦，你又有事？”“见面再谈。”说也奇怪，本来苏西的生活平淡无奇，一旦承继了遗产，忽然变得刺激多姿。

苏西问：“这种首饰，可易脱手？”“顶多只卖原价十分三，而且极难找人接手。”“多么可惜。”小郭微笑，“那只胸针相信还在原地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“你见过它握在某人手中。”“也许看错了。”“我陪你去查个究竟，宜景酒店的保安主任是我兄弟。”小郭真有办法。

他那兄弟姓苗，一表人才，外型英伟，准时在门口等候师兄。

跟着看到苏西，顿时一呆，“我昨晚见过这位苏小姐。”真好记性。

小郭笑说：“有好消息，你的头痛很快会消失。”苗主任叹口气，“这群小姐太太，又不舍得不炫耀财宝，俗云财不露帛，露帛要赤脚，你看，遭致眼红，终于失宝。”“也许是意外。”“不可能，胸针被人连衣襟割下。”苏西一直不出声。

小郭说：“来，陪我到宴会厅化妆间去。”苗主任一怔，立刻醒悟。

宴会厅门已锁上，须用锁匙开启。

小郭推开化妆间门，每张椅子回倒搜查，苗主任也加入帮忙。

然后，小郭逐格水厕寻找，忽然之间，他探出头来，“两位请过来。”胸针躺在水缸里。

那颗拇指大宝石果真像血一般颜色。

小郭笑道：“苗兄，请。”苗主任大喜卷起袖子，捞出胸什，裹在一块毛巾里，他深深吁出一口气。

“郭兄，怎么被你找得到。”小郭笑着指指脑袋，“我今早做了一个怪梦，醒了即刻赶来帮你。”“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”然后，他的目光落在苏西身上。

“谢谢你，苏小姐。”苏西作讶异状，“关我什么事？”“苏小姐，可是你昨晚看到什么？”苏西笑笑，“我千度近视，没戴眼镜，一如盲人。”苗主任

不肯放松，"苏小姐，这个人下会是第一次做案，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，你包庇她，等于害了她。"苏西沉默。

小郭开口："阿苗，你已得到你要的东西，还噜嗦什么。"那保安主任只得搔头赔笑。

苏西随小郭离去。

在门口，小郭问她："那人是谁？"苏西微笑，"没看清楚。""我这里有一份宴会客人名单。"苏西不为所动，"是吗，那多好，你慢慢推敲吧。"小郭为之气结。

苏西不急。

她到咖啡室吃完早餐，又回到电梯大堂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她看到苏周走近。

在她到达宴会厅之前，苏西一个箭步过去，扣住她的手臂，像对她多年老友似他说："你迟到了"，一拉把她拉进电梯。

苏周愕然。

苏西在她耳畔说："他们已经找到那件东西，打算息事宁人，你千万别进去。"苏周脸色转为煞白。

"你速速回家，记住，他们在卫生间已经布满眼线。"把苏周拉到商场，与她并排站着，佯装看橱窗，苏西终于忍不住，轻轻问："为什么？"并没有期望会有人回答她，可是真意外，她听见苏周轻轻说："眼红。"苏西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"你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怎还会妒忌别人？""是的，"苏周语气里有一，丝苍凉，"多谢你把我身世看得那么好。""觊觎他人之物是不对的。""我知道。""而且，那不过是无用的身外物。"苏周问："你为何不拆穿我？"苏西不知如何回答。

"可是要我们一家都感激你？"苏西没好气，"对，问你妈拿奖章。"她别转头就走。

"苏西--"苏周却又叫住她。

苏西转过头来，看到一个极之瘦削访惶的苏周，忽然发觉，苏周根本没长大过。

苏西说："我们改天再谈。"下午，小郭拨电话给她，"那人，是另一位苏女士。"苏西答："郭先生，凡事讲证据。""你为何护着她？""我一向比较体贴女子。""她们从来没有理会过你。""那是她们失败。"小郭说："你是一个有趣的人。"苏西说："郭先生，这件事已经结束了。""是吗，对方被你感动，决定改邪归正。""偷窃狂是一种心理病。""是，"小郭答："一些人觉得世人与社会都亏欠他，故此报复。""可是，那人明明丰衣足食，丝毫不缺。"小郭答："或者，在感情上，她十分空虚。"苏西失笑，"那也可以怪社会？""啊，当然，那是最后出路。"苏西大笑起来。

那天晚上，电话铃一响，苏西便取起听筒。

对方喂一声，苏西辨认到那是朱启东的声音。

她很高兴，"朱医生，假使你愿意，我可以再煮一锅汤请你品尝，不过，条件是，你不得离开我寓所半步。"对方没有回应。

苏西诧异，"喂，喂？""苏小姐，我是启东的父亲朱立生。"苏西尖叫起来，啪一声丢下电话。

她急得团团转，涨红面孔，继续尖叫。

电话又响起来，苏西伸手过去，又缩回来，终于，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
她叹气连连，“朱先生，有事找我？”对方声音充满笑意，“苏小姐，我们也该见一次面了。”“不不不，”苏西巴不得找地洞钻，“我最近忙得不得了。”“下个星期如何？”“更忙。”“那么，十五号以后呢？”“朱先生，我查一查，一有空，马上通知你，再见。”放下电话，着实松口气。

电话又响。

苏西真想拔掉插头。

“苏西，我是启东。”苏西发觉鼻子上全是汗，不，是油。

“苏西，有一件事，我想同你说。”“请讲。”“我想面对面说，十五分钟后到你家可好？”“我等你。”朱启东脸上明显有难处。

苏西立刻说：“无论是什么，我一定会体谅你。”“是吗，太好了，苏西，我明天起放假七天。”苏西一怔，“这是好消息呀。”“可是，我去年已经答允朋友，一齐到米那玛山区去做义工。”苏西发呆。

好不容易盼到男朋友放假，原来他的节目是做善事。

“苏西，要是你叫我推，我一定会推掉。”啊，陷她于不义。

苏西不上当，微笑说：“我等你回来。”朱启东大喜，由此可知他是真心爱上为贫众服务，苏西由衷钦佩他。

“救助贫童，比吃饭跳舞重要得多。”朱医生说矚了嘴：“我也是那么想。”“这去这回，当心身体。”他放心地笑了，活泼地告诉苏西，上次到彼邦的成绩。

深夜，苏西在电机上看血淋淋的手术室实录。

南美洲落后地区，医疗设施有限，往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医生把心脏病人败坏的心肌一刀切除，病人反而迅速痊愈，先进国家大奇，连忙派医生去实习……苏西关掉电视。

是疏远朱启东的时候了。

#### (四)

她的要求很简单：一夫一妻，平实地生活，生一两个孩子，两女或一子一女都好，家人须时时伴在身边。

她的要求里没有大国手。

待他回来，要赶快对他说明白。

苏西颓然，多少有点失望，这么些年来，只对他有憧憬，她叹一口气，可见感情这件事，从来不容易。

她一向多梦。

忽然看见一个瘦削的女孩叫她：“苏西，苏西。”苏西大奇，“你是谁？”那女孩扑过来打她，拳拳到肉，十分疼痛，苏西叫：“喂喂喂，这是干什么？”“你抢去我父亲，你抢去我父亲！”苏西闪避，“你是谁？”电光石火间，明白到那是苏周。

在梦中，苏西比她高比她大，连忙握住她双拳，不让她动。

苏西不由得泪盈于睫，“什么父亲？我一年只见他一两次。”苏周不相信，呆呆地看着苏西。

半晌她问：“那么，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。”苏西答：“谁知道，他是一个最最自私的人。”苏周掩脸痛哭。

苏西深深叹一口气。

苏西搂住苏周，姐妹俩紧靠着坐在一起。

梦醒了。

苏西叹口气。

她一直以为苏近与苏周她们什么都有，原来一切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。

两个都是破碎家庭。

下雨了，苏西坐在近露台处读报纸副刊，这种天气是她鬚发的死敌。

电话铃响。

“我是朱立生先生的秘书，找苏西小姐。”声音成熟动听，肯定是挑选过的吧。

“我是。”“朱先生想约见你。”“我最近抽不出时间。”“最快要待几时？”她一本正经地答：“明年圣诞或许。”没想到对方能耐更高：“十二月二十五抑或二十六？”“二十六号。”“好，晚上七时方便吗？”“七点可以。”“届时我会再来提醒苏小姐。”电话挂断。

副刊上正教人如何挑选合适的男朋友，苏西看得津津有味。

电话铃又响了。

“苏西，你为何不肯见朱立生？”是雷家振律师。

“我有自由见一个人，或是不见一个人。”“人情世故都不顾了。”“我不认识他。”“他是遗嘱执行人之一。”苏西的牛脾气突然发作，“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怪遗嘱，根本元人可以承受到他的遗产，那是故意用来刁难我们的工具。”“一年之内没有堕落行为就可发放遗产。”“父母对子女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吗？”“你试试读书不及格以及晚晚夜归看。”“我累了，不想见人。”“叫朱启东陪你去。”“朱医生在米那玛救病童。”“啊，这才是脾气欠佳的真正理由。”苏西承认，“他喜欢我，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，任何女子在这十年内与他恋爱都会遭到冷落，没有人可以一世等他。”“那样坏？”“我的估计与预测完全正确。”雷家振一向关心苏西，叹口气说：“我还以为‘我也以为。’”苏西接上去。

“我替你约了今日下午见朱立生。”“我下去。”“下午四时立生行，不要迟到。”“喂喂喂。”去就去，逗留十分钟就走。

苏西像银行区所有白领一样，时时经过立生行大厦，可是没想到那个立生就是这个朱立生。

秘书出来接待，听到她名字一怔，看着她，像是想说：你不是明年圣诞才有空吗？苏西有点尴尬。

秘书招待苏西进会客室。

小小会客室内有茶点招待，还有许多图书。

苏西边吃三明治边翻阅书册，她手上是一本略为残旧的英国童话，叫云尼小熊。

苏西不十分喜欢这角色，真是，什么熊会叫云尼，而且还是雄性，可是忽然她发觉这本插图童话是古籍，且是第一版其中一本，非常名贵。

接着，苏西发现了宝藏，她发觉会客室内所有随意供客人阅览的书都是价值不菲的古董。

啊，苏西抬起头来，这人如此懂得生活享受的细节。

她改观了，开始不介意这次会面。

可是这时秘书推门进来。

“苏小姐，我刚接到朱先生电话，他说要迟到一些。”苏西放下书，“我有事，我不能等，改天再约吧。”秘书焦急，“苏小姐，他十分钟后就到。”苏西摇摇头，“守时是帝皇的美德。”秘书无奈，留不住苏西。

苏西喃喃说：“后年圣诞吧，我可能有空。”她拂袖而去。

才走到门口，秘书追上来，“苏小姐留步，朱先生回来了。”苏西抬起头，他一定从另一部电梯上来。

该不该走呢，苏西迟疑，照说，他是长辈，她迁就一点也很应该。

正想转头，听得身后说：“苏西，对不起，我叫事绊住，累你久等。”声音同朱启东有七分相似。

苏西只得挂上笑脸，回过身来。

她愣住了，这是启东的父亲？朱立生的表情逼切诚恳，他外型比苏西想象中要年轻十多岁，他身穿裁剪体贴的深色西装，更显得修长英俊，苏西忽然脸红了。

“苏西，我有要紧事同你说。”苏西身不由主跟着他走。

奇怪，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腔力。

他请她进私人办公室。

落地长窗的光线柔和，办公室里静寂无声。

他轻轻说：“请容我解释力何迟到。”苏西看着他。

“我刚同雷律师到派出所去保释苏周。”苏西一听握紧拳头，冲口而出，“坏事。”“你果然知情。”苏西不语。

“你一而再再而三包庇苏氏兄妹，为何广苏西低下头，”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“苏周在一间珠宝店涉嫌偷窃，人赃并获，听说已非第一次。”苏西默不作声。

“珠宝店店主是我家远亲，现已答允不予起诉。”苏西松口气。

“可是这件事明显影响到苏周遗产继承权。”苏西又抬起了头。

“现在，苏富来的财产，改由你与苏近继承。”苏西木着一张脸，作不了声。

朱立生说完了，走到一座庞大的地球仪前面，轻轻转动它。

这分明也是一具古董，南美洲的形状统统不对，可是那时的人照样生活，一点遗憾也无。

朱立生说：“苏西，你并无喜悦的神色，反而叫我高兴，正如启东所说，你天真烂漫，活泼可爱，毫无机心。”启东真的那样形容她？苏西心头一阵温暖。

她的四肢仿佛又可以活动了。

她抬起头，这时才看到书房天花板一角悬着一只月球仪，与地板上的地球仪恰巧成为一对，此外，书房没有其他装饰品，多么新鲜奇突。

朱立生吁出一口气，“你极小之时，有次见过我，还记得吗。”苏西静静地摇头。

她记性绝佳，过目不忘，记忆可以追溯到幼儿期去，可是，她不记得曾经见过这个英俊的人。

忽然她问：“你可有送我礼物？”“一套西游记人物娃娃。”苏西咧开嘴笑，“那是你？”朱立生如获至宝，“你终于想起来了。”“我现在还保存着那

套泥娃娃，不过，孙悟空原来的金箍棒已经失去，猪八戒崩了一只耳朵。”“这样说来，你喜欢那套玩具？”“是我至爱。”朱立生感到非常安慰。

苏西问：“之后为什么不再见到你？”“我们搬到伦敦去住了好几年。”“没有回来过？”“实不相瞒，那时我与令尊有点意见分歧。”“多谢你赠我玩具。”“不客气。”朱立生看着背光而坐的苏西。

他记得很清楚，当年那小小女孩与他的女儿大不相同，她穿着套唐装衫裤，天然秀发垂在肩上，面容秀美，像个小大人，因此他没有伸手去拍她，怕唐突。

今日她五官没有多大改变，身量比他想象中要高许多，穿平跟鞋都几乎到他耳尖，晶莹大眼睛里似有千言万语。

他别转面孔。

接着，轻轻咳嗽一声，“启东下周回来。”苏西笑，“他喜欢四处流浪。”“自幼把他带着遍世界走，他也习惯了。”这可是他儿子的女友？“你们发展如何？……苏西小心翼翼回答：“我们是很谈得来的朋友。”正在这个时候，秘书敲门进来通报，“雷律师来了，”雷家振跟着进来。

苏西连忙站起，“我先走一步。”“不，”雷家振说：“你不必避开。”她脸色不大好，朱立生斟杯酒给她。

半晌她抬起头来，“苏周乘家人不觉服药，已经送到医院里。”苏西听见，啊地一声，都是这张遗嘱害事。

雷家汉叹口气，“救是救回来了，情绪十分激动，需接受精神治疗。”苏西真没想到她会那样不快乐。

忽感唇亡齿寒，物伤其类，不禁垂下泪来。

雷律师再斟一杯酒，“苏进已经到三藩市去避锋头，听说，李女士打算把苏周也送出去。”朱立生讶异：“这正是她最需要亲人的时候。”雷律师放下酒杯，“对一些人来说，孩子听后便是子女，孩子一出纰漏便不是子女。”雷家振转过头来说：“苏西，你的财产又增加了。”苏西清晰他说：“我不要那笔钱。”雷律师苦笑，“这个傻孩子。”“她在哪家医院？”“圣心医院。”苏西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”“苏西……”她已经离开朱立生办公室。

立刻叫一部车赶到医院去。

走过附近花档，心情比较平和，挑了一小束紫色毋忘我。

苏周独自躺在病床上，已经醒来，看到苏西，泪如泉涌。

苏西握着她的手。

房内只有一名看护陪伴，说不出凄清。

苏周嘴唇蠕动，苏西探耳过去。

只听得苏周沙哑微弱的声音说：“……她叫我去追赵必华，我没成功。”苏西发呆、这赵君大概是某公子哥儿，而苏周口中的“她”一定是她慈母。

“又安排我与刘法平成为一对，人家根本不喜歡我，人家去侍候香江小姐顾子嫣。”苏周说到这里痛哭失声，浑身痉挛，看护连忙赶过来替她注射。

“这位小姐，病人需要休息，你改天再来吧。”苏西跑到休息室，独自掩脸流泪。

她同苏周根本没有感情，但是衷心同情她的遭遇。

苏西在医院逗留了两个小时，始终没看见有人来探视苏周。

苏西与公司联络。

“我想销假回来上班。”她的上司老陆奇道：“噢，有福不享，认真难得。”

“享福也得训练有素才行，像我们，就是不惯，天天在家闲着似只无主孤魂。”

“欢迎你回来做牛做马。”苏西欢呼一声。

“记住，亿万女富豪，老规矩，不准迟到，不得早退。”做回自己最舒服。

她与苏周不同，她有工作，每朝知道该往何处去，到了办公室，又非得把工夫赶出来，人叱喝她，她难为人，一天很快过去。

苏周就不行，她每日被专制虚荣的老母逼着去找对象，失败了还得听冷言冷语，日久心理变态。

苏西不寒而栗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到医院去看苏周。

病人昏昏入睡，她过去握住她的手。

看护轻轻说：“她今午出院。”“可以吗？”十分意外，又不放心。

“她母亲的主张。”“病人早已过二十一岁。”看护说：“她没有反对。”有，自暴自弃也是一种很厉害的抗议。

看护说：“你是她的好朋友吧，只有你来看她。”苏西不语。

片刻苏周醒了，看到苏西，虚弱地微笑。

苏西说：“站起来，与生活对抗。”她不出声，露出感激的神色。

“回家好好休养。”苏周颌首。

“想出来走走的话随时找我，我点子最多，包你开心。”苏周泪汪汪看着她。

苏西轻轻道别。

回到公司，老陆指着时钟，“小姐，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了，那位难缠的王某人又来了，在会议室等你，指明要见你，”说罢眨眨眼，“为公司权益着想，必要时，请酌量牺牲。”苏西真开心。

回来了，多好，又能力陆老板啼笑皆非，又可以为蝇头小利争个灿烂。

办完公事，有电话找她。

对方不置信他说：“可爱的苏西，你在上班？”苏西愉快地答：“是。”

“现在还上班？”对方忍不住笑了。

苏西再也不会把声音搞错，“朱启东，你又何尝不天天超时工作。”朱启东笑，“看样子我是最无权批评你的人。”“启东，你在何处。”“我此刻已到曼谷开会。”“啊，又延期回来。”“不不不，我可望准时回家。”苏西说：“我有话同你讲。”有点黯然，该摊牌了。

朱启东很愉快，“我也是。”苏西很满意，现在，这两父子的声音再也不会使她困扰。

又有电话进来。

“你仍在广告公司上班。”这无比讶异的声音属于朱立生。

“正是。”朱立生笑了，“工作自有魅力可是。”“所以许多兆亿万富豪天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。”“我很高兴你仍然守在工作岗位里，同事怎么看你？”“同以前一样，我并没有告诉他们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”朱立生意外，“苏西，你真是一个特别的女子。”“是吗，也许财产到了手，我会非常挥霍。”“打算怎么样花。”“设一个大学奖学金，甚多同学成绩优异但是负担不起学费太不公平。”“你的思路与启东何其相似。”“不不，他身体力行，我只得一张嘴。”朱立生又笑，“启东明日回来，说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你可要去接他？”“一定。”“我叫司机来接你。”“不用，我自己有车。”“是什么训练得你如此独立？”苏西答得飞快：“家境欠佳。”“司机明天下午三时到你

公司来接。”这固执的人，再同他争，便与他一般顽固，苏西不出声。

老陆过来，“今天本来想叫你加班——”“没问题。”“后来想到你那千金之体……”“我连一百斤都不足，陆老板，你有话请说吧。”“那么，赶快去吃碗即食面，诚威地产公司的人马立刻就要杀到。”通宵工作对没有家累的人来说简直是一项节目，这解释了为什么都会盛行晚婚，甚至不婚。

苏西到底年轻，仿佛越夜越精神，会议到凌晨两时才散。

地产公司代表是一个叫孙先党的小伙子，“苏小姐，一起去吃粥宵夜。”“我正饿得发昏。”他把她带到一间大排档。

“有规矩，眼睛不要到处看，有人叫器，不要搭嘴，吃完即走。”苏西骇笑，“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。”“食物实在美味。”的确好吃，不少人驾了名贵房车来。由司机买了，拿到车厢里吃。

孙先党说：“没想到你那么随和。”苏西愣住，“此话怎说？”“全城男生都知道你继承了十亿遗产。”哗，十亿，那么多，越传越夸张，江湖手足太给面子了，苏西怕担当不起。

孙先党问：“你何须辛勤工作？”苏西忍住笑，一手按住小伙子肩膀，“那都是谣言，尔千万别相信。”“有人真是谦厚。”有一部跑车停下来，一个装扮过分时髦的男人下车买食物，车子里的女客好不脸熟，那是苏周的姐姐苏乙苏西连忙别转头，佯装没看到。

跑车片刻离去。

吃完了，小孙送苏西回家。

见她只住在一层；日公寓里，大奇，“要是不嫌唐突，氏可以帮你找一座全海景花园洋房。”“我家已经很舒服，谢谢。”小孙摇摇头，“苏西你是一个怪人。”苏西笑笑，“改天见。”回到家，才知道什么叫做疲倦，只能睡三四小时又得返回公司，通常，这第二天下午才最累。

但是，有工作的生活是充实的。

早上，刷牙的时候她才有时间回忆昨夜那一幕。

苏近的男友像舞男。

不过，谁爱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，与人无尤，也许他能叫她开心，那也是极为难得的一件享。

使苏西觉得奇怪的只是苏近那苍白且毫无欢容的面孔。

公司的电话来了：“苏西，老板说要是你起不来的话——”“我起不来又如何听你的电话？”她准时上班。

下午，她只是抽空去接朱启东，而不是自早到晚专程等他回来。

所以说，工作给一个人某种尊严。

朱家的车子在楼下等。

司机拉开车门，苏西才看到车厢里已经有人在。

那女孩子满脸笑容，伸出手来。

苏西冲口而出：“启盈。”“哎呀，正是我。”多巧妙的安排，一定是她父亲的主意。

朱启盈真人比照片更好看，人家年轻女子总有明媚朝气，不比苏近及苏周，永远似大病初愈，全靠名贵服饰支撑。

当下朱启盈笑，“我喜欢你的头发。”苏西苦笑，“希望不是反话。”“人家不知要花多少心血才能製成这样。”苏西正想客套几句，朱启盈却已经至诚恳地问：“你便是启东的女友？”“呃，我们……还在朋友阶段。”真没想

到朱启盈如此直率，“他能驯服你吗，我想不。”苏西吓一跳，她不需要一个挥舞电鞭的驯兽师吧，一定又是这把鬃发累事。

朱启盈笑，“我不看好启东。”苏西不置可否，只是陪笑。

幸亏车子已经到了飞机场。

苏西一下车就觉得异样。

## (五)

停车场有救护车及警车。

朱启盈却说：“不关我们事。”一进等候接飞机的范围，就有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高举“朱启东医生”牌子。

苏西知道不妙，立即迎上去。

工作人员马上拉她们到一角，“你们是朱医生什么人？”“妹妹。”查看过身份证明文件，工作人员脸容严肃，“朱医生在外地感染到病毒，需要隔离，他将会第一个下飞机转送医院。”朱启盈顿足，“我知道他会有这一天。”苏西却问，“有元生命危险？”“我们不知道，他登飞机时无恙，中途突然发高烧，是他自己诊断传染到病毒。”苏西转过头去，“启盈，立刻通知你父亲。”启盈马上取出手提电话。

飞机降落，朱启东在另一条通道坐轮椅上救护车。

苏西想上前招呼，被警察拦住，不过朱启东还是看见了她。

苏西用手语划出“别担心，我爱你。”字样。

朱启东点点头。

救护车迅速开走。

启盈说：“我们到医院去见他。”她已经紧张得脸色发白。

朱立生比两个女孩子更早到，苏西看到他跟医生密斟，头一直垂低，但高大的背型坚强可靠，苏西放下一半心。

苏西抢前问：“是什么病？”医生抬起头，“食肉菌。”苏西用手掩着嘴，退后两步。

启盈没听说过这种细菌，趋前问医生：“上官，是什么传染病？请再说一次。”“是一种四十八小时内不予适当治疗即可致命的怪病，细菌迅速侵蚀皮肤肌肉，蔓延全身。”启盈浑身发抖，“启东情况如何。”“万幸已经受到控制，这还是本市第一宗此类症候，群医会诊，启东当无生命危险，不过，细菌入侵左腿，将来一定有丑陋的巨型疤痕。”苏西落下泪来，不是害怕，而是放心。

朱立生颌首，“我想看看他。”“今日不行，明早医院准备好了你们再来吧。”上官医生转头走开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又回头。

“你便是苏西？”脸上有丝笑意。

苏西点点头，她与上官医生冲交已久。

只听得上官说，“朱启东的心属于你。”苏西呆呆地站着不动，直到启盈叫她：“苏西，我们先回家去吧。”苏西打电话回公司告假。

朱立生对她说：“苏西，到我家来，我们需要一起渡过这个难关。”苏

西无异议，她不想孤苦地一个人熬过这一晚。

启盈把她带人客房。

“苏西，你随便休息，当作自己的家即可。”苏西感动，与启盈拥抱，这家人恁地可爱，能够成为他们一分子，真是福气。

启盈同父亲说：“让我们通知母亲。”“不，明天见过启东才把详情告诉她，现在资料不足，会引起她恐慌。”多么体贴。

父女轻轻掩上客房门。

苏西站于窗前观景，窗户刚巧对着游泳池，十分怡神，她疲倦到极点，和衣倒在床上入睡。

虽然是陌生的地方，但是觉得十分安全，在这个家里，凡享有朱立生出头，没有人可以伤害到她，自小到大，她都盼望可以这样舒舒服服地放心地睡一觉，今日愿望实现。

她不知睡了多久，醒来时天色已经昏暗。

苏西洗把脸，走到楼下，这才有机会欣赏朱宅的纯现代装修。

大厅没亮灯，看到书房有人，苏西走过去。

她看到朱立生正伏案工作，便轻轻在门边咳嗽一声。

朱立生抬起头来。

“苏西，请进。”苏西到沙发坐下。

他斟一杯黑咖啡给苏西，“医院有消息，启东情况稳定。”苏西啊地一声，“有元同他说话？”“还没有，明早六时可以去看他。”苏西点头，“这次算是有惊无险。”朱立生苦笑，“去年非洲但桑尼亚某处洪水突然爆发，整条小镇被水淹，围困十天十夜，他就在那里。”“这样忘我，真叫人担心。”“孩子们大了，另外有心思，他母亲常怪我不严加管教，我却赞成自由发展。”这也许亦是夫妻分手的理由之一。

朱立生捧起糕点递给苏西。

苏西挑一块巧克力蛋糕。

年轻就是这点好，怎样吃都不胖，怎样装扮都好看。

苏西见朱立生凝视她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有无音乐？”“请自便。”扭开收音机，一阵爆炸乐声传出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朱立生笑问。

苏西耸耸肩，“我亦有代沟，这是十多岁孩子听以劲乐，乐队好似叫‘在死者’。”“有这样的名字？”“他们没有忌讳，还有一队叫‘行尸走肉’。”朱立生骇笑。

苏西温和地笑，“所以，启东不过到阿马逊流域，不算一回事。”朱立生笑了，“有你这孩子，满室阳光。”苏西大言不惭，“自小学一年级起，老师都那样说。”“你父亲很幸运。”“我极少见到他。”“启盈比起你，扭捏得多。”“她是娇娇女，”忽然想起，“人呢？”，“适才不适呕吐，现在房中休息。”“我且回卧室，不妨碍你工作。”朱立生问：“你想几点钟吃饭？”，“七时吧。”没想到七时正由佣人送一份晚餐上来寝室给她。

精致的一小碗鱼翅，一碟炒青菜，一条清蒸鱼。

苏西原本以为可以与他们父女共膳。

苏西找到一叠希治阁电影录影带，逐套看下去，直至天蒙蒙亮。

朱启盈轻轻推开门，“你也没有睡？”，“担心，怎么睡。”“昨夜我想，一个人不必大富大贵，单是一生晚晚可以安然入睡，已经足够。”“谁说不可”

是。”苏西与启盈谈得甚为投机。

她送来更换衣物，“别嫌弃。”“怎么会。”苏西淋浴更衣，穿上启盈的白衬衫蓝布裤，十分合身。

朱立生在楼下等她们。

一家三口出门去看朱启东。

看到了也就放心了，隔着玻璃说话，启东精神尚好。

启盈不忘调皮捣蛋：“这下子可不能接吻了。”腿上伤口遮着看不见。

苏西把手按在玻璃上，启东连忙也把手按上，手掌对手掌，有无言的安慰。

启盈问：“你俩几时订婚？”启东笑，“出院再说。”苏西本想分辩，可是今日实在不是时候，对方死里逃生，怎么好意思在这种时刻摊牌。

且搁下来再说。

“你自己告诉妈妈吧。”启东却说：“不用了，我都没事，还叫她赶回来干什么，母亲的紧张与旁人又不同，极之惨烈悲壮，别让她知道，也就是尽了孝心。”说得那样有道理，一致通过。

苏西说：“我下午再来。”直接返回公司，一进门就有人叫她。

抬头，发觉是苏周。

苏西连忙握住她的手。

苏周微笑，“真有你的，到今日还一大早来上班。”苏西忙问：“有事找我？”“我特来道别。”“你又要到什么地方去，身体可以应付吗？”“我母亲叫我到纽约进修。”苏西沉默。

“上回叫苏进走，现在又轮到我，我们都不配留在她身边，她容不下我们。”这位太太真难相处。

“苏周，你好好保重。”“我已经联络了一位优秀精神科医生。”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“苏西，请你替我留意苏近，她最近与一形迹可疑的画家来往。”那人是画家？苏西想。

“我会帮眼。”问得奇，答得也奇，苏西与她们全无来往，如何帮忙？“家里没有温暖。”“听听这陈腔滥调。”“这是真的。”苏西叹口气，“那么，我但白的跟你说，我家也一样，我开始怀疑世上家庭多半如此。”“都是因为一个对感情不负责任的男人。”苏周轻轻说。

讲得好。

但那是他们的父亲。

苏西说：“小时候，我家从来不过年，冷清清，我最向往像儿童乐园封面中孩子们那样，穿红衣，吃年糕，喜气洋洋，跟父母去拜年。”姐妹俩四只眼睛忽然都红起来。

她站起来告辞。

苏西送她到电梯大堂。

苏周忽然摊开手，把一样东西交还给苏西。

电梯门打开，苏周走进去，电梯下去了。

苏西呆呆地看着手心，那是一只女装钻表，苏西认出属于同事蒋女士所有，不知如何，她又去扒了来，苏周这手腕出神入化，不晓得怎样练成，十分神秘，有这个本事，到了纽约，想必不会寂寞。

回到公司，见蒋女士满头大汗乱哦，有人在问她：“你肯定刚才还在腕上？”苏西笑笑问：“可是找这个？”“唉呀。”大家松口气。

“我在洗手问拾得。”蒋女士悻悻然，“这手表扣子不灵，我要投诉，”又欢天喜地，“谢谢你，苏西，你是我幸运童子。”中午，苏西去探访朱启东。

他在看书，用荧光笔注得满满，看样子是在研究功课。

做过手术的腿被绷带绑紧紧，搁在一边，像件不相干的包裹。

“启东。”她唤他一声，轻轻敲玻璃。

他抬起头来。

苏西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“你气色不错”。

朱启东讶异问：“你会手语？”“只会那么多，同我的法语一样，实在有限。”朱启东笑，“你总有惊喜给我。”“精神好吗？”“尚可，启盈一早到伦敦去了，她叫我向你道别。”“有事吗？”“对她来说是大事，佳士拿拍卖行有一批明朝家具出售，她非赶去欣赏不可。”“小公主。”苏西尧尔。

看护过来，向苏西笑笑，“朱医生情况进步迅速。”“他的腿……”“幸亏是男生，换了女生，穿裙子难免看到疤痕，还是做男人便宜，你说是不是。”

“这道疤痕有多大？”“腿上肌肉被切除四分之一，朱医生未来一年须定期做物理治疗。”朱启东开口：“你看我女朋友已经变色，请你不要吓唬她。”

看护笑，“苏小姐才不是那样肤浅的人。”苏西也笑，“不不不，我最贪图美色。”正在高兴，身后传来声音：“在说什么？一房笑声。”朱立生到了。

“爸，来得正好，我须检查伤口，你陪苏西去喝杯茶。”朱立生转过头来，“苏西有空吗？”“求之不得。”苏西笑着跟朱立生出去。

朱立生说：“苏西，有你的地方就有笑声。”“是吗，我这个人没有救，天生乐观。”“这是极其难得的一种性格。”苏西笑，“其实我并不笨，也不呆，可是我认真觉得，人生活中只要有一点点乐事，便应庆幸。”朱立生颌首。

他把她带到办公室附设的私人茶座。

地方清静，长窗开出去，是一个天台花园，整个大都会就在脚下。

“真美。”“当初设计，建筑师并不赞成。”“那一定是个俗人。”朱立生笑，“比起启东，我也俗不可耐。”“启东是另外一类人。”朱立生忽然问：“他适合你吗？”“启盈说不。”“你自己怎么想？”“我是一个凡人，总希望男友带着我四处耍乐散心，陪我说说笑笑，不，我不认为他适合我，他的伴侣必须懂得牺牲。”朱立生凝视她，“你打算与他说明。”苏西十分坦白，“待他出院再说。”奇怪，怎么会对男友的父亲如此坦诚。

“你会婉转吧。”“不，不必转弯抹角，千万不能吞吞吐吐令他误会，直截了当便可，我们关系不深，他不会受到伤害，最多有点失望。”她对情况有真切估计。

朱立生放下一大半心。

随后他又唐突地问：“你的未来对象需要什么条件。”苏西笑嘻嘻不答。

朱立生有点不好意思。

半晌，他听得苏西低声答：“他需富生活情趣，懂得享乐，当然要有经济基础，呵，并且溺爱我。”朱立生很小心他说：“要求很合理。”苏西笑，“家母却说我实在太奢望。”朱立生不语。

“我一直觉得向男友交待身世是件难事。”“何必交待。”“可是我希望他知道。”朱立生讶异。

“我渴望倾诉。”“你的身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“有很多家长已经会不满意。”“那种亦非好人家。”苏西低下头，泪盈于睫。

朱家本来再理想没有，若要寻找归宿，朱启东真是最佳对象。

他没有时间陪她，她大可以自寻娱乐，可是，苏西发觉她有点老土，她认为同一个人在一起，必须爱那个人。

这真是性格上悲剧。

城市天空有烟霞，同她心情一样迷茫。

“我须回去了。”“我送你。”他亲自驾车。

“是回公司吗？”“请光送我回家，我让你看一样东西。”家里只有钟点工人在用吸尘器。

她请他进书房，找出一只小小鞋盒，打开，小心翼翼，万分珍重地取出四只泥娃娃。

“看，他们四师徒安然无恙。”朱立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一方面又感慨时光飞逝，当年小娃娃已是成年女子。

当中这十几二十年是怎么过的呢。

容易得很：工作、养育子女、再离一次婚，就全部报销。

花时间比花钱更快，像水一般荡了出去。

朱立生记得这间小小卧室，设备简单，但是十分整洁，书桌上摆放着所有小女孩钟爱的小玩意，趣致可爱。

苏西已是大人了。

他微微笑，鼻子发酸，可是他懂得掩饰自己，他说：“可惜白骨精已经不见。”苏西一怔，“你说什么？从来只得他们四个，没有白骨精。”虽然语气肯定，可是鼻尖冒出汗珠来。

朱立生笑了，“看你，那么紧张。”苏西生气，“你整治我。”“真没想到你会那么喜欢它们。”“后来我长大了，也到处托朋友替我找，可是也许老师傅们都退休了，造型不够稚憨，手工都太过俏丽，我很失望，仍然玩这一套。”玩偶眼睛鼻子都摸得模糊了。

“你喜欢美猴王故事。”“是，悟空一向是我偶像。”朱立生笑说：“我也欣赏他的适应能力。”苏西看看时间，“我得回公司去了。”他们走的时候，工人仍然在吸尘，像是逗留了不知多久，可是只有十分钟。

苏西坐在办公室，心思不宁。

正埋头工作，忽然听得有人叫她，抬起头，“谁？”谁也不是，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
她试图集中精神，可是不到一会儿，又听见语声：“苏西”。

苏西访惶了。

她霍地站起来。

她知道脑海中牵扰不去的声音属于谁。

这样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。

她泡了一杯黑咖啡喝下去，精神似好些。

秘书却在这个时候进来。

“苏小姐，有人送这盒礼物来，一定要你亲自签收。”苏西一看，小盒子无甚特别，没有卡片。

她在簿子上签收。

打开一看，愣住。

一套五只泥娃娃，其中一只正是白骨精。

秘书看见，咦地一声，“好可爱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。”苏西咳嗽一声，秘书这才走开。

一个字也没有，是，根本不需要字句。

这一套必定是朱立生珍藏物，今日转赠于她。

苏西小心翼翼捧回家去。

忽然又似听得有人叫她：“苏西。”这次她勇敢地回应，“是，我在这里。”仿佛有一只手按在她的肩膀上，她迟疑片刻，却没有闪避。

这不是堕落，这简直是犯罪。

## (六)

苏西把面孔伏在臂弯里呻吟。

这个当儿，幸亏有雷律师打电话来。

“苏西，再过七个月，你便可以继承大笔遗产。”“我这才发觉，没有它，我也可以过得很好。”“你太潇洒了。”“我们不应被钱牵着鼻子走。”雷家振笑，“孩子仍是孩子。”“那么，请我吃饭。”“苏西，到我家来。”苏西对雷家十分熟悉，有空常去，少年时把功课带到雷家做。

凡是母亲心情欠佳，她就避难似躲开数小时，待雨过天晴，她才返家去。

她到今天仍然感激有那么一个好去处。

雷家振一直独身，苏西记得有一阵子她最怕世上有两个人会结婚，一是母亲，一是雷家振。

这两个人对她生活影响至大，她们如果结婚，就没有人会照顾她。

可是，今天她又最最希望这两个人可以结婚。

吃饭之际，苏西说：“结婚总是好的。”“不过结婚先要有对象。”“你一定有追求者。”“是吗，你看好我。”“当然，有事业的女性最受欢迎。”雷律师叹口气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苏西温和他说：“我已长大，你有话，可以对我直说。”“是，”雷家振微笑，“在感情方面，你比我能干。”苏西谦曰：“还未算专家。”“实不相瞒，我等一个人开日，已有多年。”苏西一怔，“多少年。”“有十多年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大吃一惊。

雷家振亦苦笑，“几乎是一辈子。”“这人可知道你心事？”“当然明白。”“却一直没有开口求婚。”“没有。”“他可是自由身？”“一。早离婚。”“稀，故意为难，不是好人。”“我也这样想。”“你仍然同他在一起。”“藕断丝连，好些日子。”“那就是你不该了。”雷律师苦笑，“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，两人之间也没有第三者。”苏西摇摇头，真没想到英明果断的雷家振会在感情事上如此萎靡。

“再迟些就不能再怀孩子了。”她惋惜说。

雷家振一怔，“我没想过要厂女。”苏西大不以为然，“孩子的笑声可救天下苍生，人人都应有孩子。”雷家振笑了，“苏西，我肯定你会有这种福气。”苏西把手按在她肩上，“谢谢你。”两个女子谈了一宵私事。

苏西想，那个人会是谁呢。

她苏西可不会等谁超过一年。

这里不高兴，立即到别处去，只有中年人才会如此磋砣，专爱搞气氛，浪费半生时间也要弄它一个荡气回肠。

不过，那个人，究竟是谁呢。

第二天，她在医院门口碰到朱立生。

“好吗？”她腼腆地问。

“启东情况相当好。”苏西点点头，忽然闪开，没有说更多的话。

一口气走到楼上，发觉朱启东已经挪到普通病房，她放下一颗心。

床边放满亲友寄来的慰问卡。

启东看到她，笑得咧开嘴，“苏西，让我握住你的手。”苏西连忙递手过去。

启东如获至宝，双手掬住，深深一吻。

“看你下次敢不敢不小心身体。”启东笑说：“活着真好。”苏西叹口气，“又该出发到卢旺达去了。”朱启东十分天真，“你怎么知道。”一猜即中“后东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“请讲。”“我们认识多久。”他答得飞快，“三个月。”苏西一惊，“才三个月？像有三年。”启东的感觉刚相反，“我却愿意每天回家都看见你的面孔。”可是，苏西想，你的家在帝位，在卡达曼都、在泰辽边境、在津巴布韦、在阿根廷……苏西勉强地笑一笑，“启东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”朱启东当然不是笨人，一听这话，已经觉得奇怪，正想追究，有人推门进来。

一看，却是好友上官，这里是医院，医生进门，不必敲门。

上官笑着说：“漂亮的女朋友又来了，你看人家对你多好，尽心尽意，不嫌你木讷，阿朱你真是三生修到。”苏西低下头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上官替朱启东检查身体。

他滔滔不绝，“我一直认为一病就见人心，谁肯天天来，谁就是好伴侣。”朱启东微微笑，握住苏西的手。

上官又说：“阿朱，我是你朋友，总得提醒你，一出院，好去挑选订婚钻戒了。”苏西忽然站起来；急促他说：“你对我一无所知——”说到一半，走了出去。

上官一怔，忍不住笑起来，“看，怕难为情。”苏西站在走廊喝咖啡，她又着腰于生气，上官若是托世在上一世纪，又是女人的话，便是传说中的三姑六婆。

刚才若非他闯进来，事情已经和平解决，这个讨厌的人！

不如写一封信吧，这种信，叫“亲爱的约翰”信件，格式是这样的：“亲爱的约翰，我真讨厌写信，可是我必须让你知道，我对你的爱已经飞逝，实无必要拖延，我又爱上了另一位亲爱的约翰……”苏西叹口气，她还是赞成面对面讲清楚。

做人至要紧公道。

她离开了医院。

走到门口，有人叫她：“苏西。”苏西没有抬头，她已听过这个声音叫她多次，分明是幻觉。

正想低头疾走，一个高大身型挡在她面前。

是朱立生。

他双手插在西装裤袋里，看着她微笑，原来他一直在这里等她。

苏西连忙低下头，不知怎地，她忽然有点心酸，任由这段感情发展的

话，她肯定是要受到责难的吧。

一时彷徨，只想逃避。

她往右，朱立生也把脚步挪向右，苏西又急急往左，不料朱立生也正想让她，苏西撞到朱立生怀中去。

她连忙退开，涨红面孔。

朱立生与她并排走。

他微笑，“我们喝杯咖啡可好？”苏西能吃，结果她叫了橘子汁、松饼、香肠煎蛋，最后才来一大杯咖啡。

朱立生骇笑，“天天这样吃。”苏西十分满足，“是。”朱立生不置信，“不怕胖？”“三十岁之后再算吧。”“看，这就是年轻。”苏西微笑，“说说你二十三岁时的趣事。”“当时在英伦半工半读，感觉上老是吃不饱，食用惊人地恶劣，早餐有种腥臭的小鱼，大抵是猫头鹰嫌弃的食物，没齿难忘。”苏西讶异，“这么说来，你白手兴家？”“我、你爸以及雷家振，我们三人是老朋友，要不徒手搏斗，要不就一穷二白。”苏西听得津津有味，再添一大杯咖啡。

“三人之中以雷家振环境最好，时时请我俩吃烧肉饭。”苏西说：“听说那时连传真机都尚未发明，‘是呀，也没有摄录影机，也无私人电脑，连小型计算机才刚面世。”苏西睁大双眼，“我的天，怎样做功课。”朱立生微笑，“就这样，挨过寒武纪，宇宙洪荒，来到先进文明世界。”苏西看着他笑，“也不是多久以前的事。，这时，不断有人过来与他打招呼，都像是不相信朱某会在这种时间这种地方出现。

一个公众人物在适当时刻便会避开公众。

朱立生却不介意被人看见他同苏西在一起，谈笑自若。

他说下去：“然后我结了婚。”苏西试探问：“是富家女吧？”朱立生诧异，“你怎么知道。”苏西摊摊手，“启盈的气质总得遗传自某人。”“是，她父亲是新加坡华侨，一家数姐妹都在伦敦读书。”苏西有点安慰，回忆里没有苦涩，那是好事。

“后来，岳家支持我做生意。”“你成功了。”“可以这样说。”他叹口气。

可是，感情却一日淡似一日。

真怀念那种清晨到女方家门去等的日子，春寒料峭，双臂抱在胸前取暖，大半个小时过去，口吐白雾，尚未见伊人下来，乎一块小石子敲响她寝室的玻璃窗，好叫她推窗看下来。

他抬起头看向她，一如罗蜜欧看来丽叶。

这样的好日子都会过去。

渐渐生分到陌生人一样。

苏西忽然问，“我长得可像她。”朱立生凝视苏西。

苏西略觉紧张。

“不，一点也不像。”苏西放心微笑。

“只除出一点。”“是什么？”“我一向喜欢快乐的女子。”苏西十分放心。

“她是那种吃到一筒冰淇淋也当世上美食，陶醉得会眯起眼睛唔一声的人。”“她的快乐一定感染了你。”“你也是。”苏西笑答：“那是很好的赞美。”吃早餐的人渐渐散去，只剩他们一桌。

连苏西都诧异，时间竟过得这样快。

这个约会该散了，可是苏西动也不敢动，她十分犹疑踌躇。

生怕一分手下次约会不知要等到几时，可是一直拖下去又不是办法。

她心中着急，这是从来没有的感觉，然后，她蓦然醒悟发生了什么事，双目充满惶惶地看着朱立生。

朱立生伸出手来按住苏西的手背。

年轻的苏西泪盈于睫。

“下班我来接你。”这正是下一次约会，苏西用力点头。

朱立生别转头去看着别处，他也有点身不由己，鼻子发酸。

他送苏西返写字楼后一时感慨万千在银行区娜冈。

呆站在橱窗面前，心中巴不得想奔上大厦找到苏西紧紧将她拥抱。

为什么不？生命之路已经走了一大半，再不争取永远没有机会，他正想纵容自己，放肆一次，店内经理却出来招呼他。

“朱先生，请进来看。”这才发觉原来站在相熟的银器店外。

经理热情地问：“看中什么，朱先生？”朱立生只得说：“那一式数款纸镇……”“一共十二款，朱先生。”“都送到立生行吧。”他转头离去，吸进一口气，冷静下来，仰起头，叹口气。

一个小生意人，庸碌半生，看着苏西那朝霞般笑容，简直自惭形秽。

他可不知苏西也不好过。

回到办公室，她走到梳妆间，对牢镜子，呆视，差点没惊呼出来。

头发照例不受控制，鼻尖不知几时爬出好几颗雀斑，额角发油，身上衣饰又不够华丽。还有，她嫌自己块头大大，手脚太笨，怎么做做一个优雅老练中年人的女伴？苏西掩住脸呻吟。

半晌才回到外边。

在走廊碰到同事蒋小姐。

“哗，”对方打量她，“苏西你似魂不附体。……说得好。

蒋小姐以神算子那般口气说：“一个女子看上去半死不活模样，只有两个可能；一是恋爱，二是失恋。”苏西吃惊，“是吗，我们进化到今日，心中也只得这两件事？不是老板不升我职？”蒋小姐冷笑，“他不升我，我自立门户。”苏西停一停神，“不，我没有失恋，也不是恋爱。”蒋小姐似笑非笑，“不认拉倒。”苏西走进小房间坐好。

片刻蒋小姐又进来，借文件，抱怨公司制度，然后闲闲地问：“你母亲可喜欢他？”苏西叹口气，“不可能。”蒋小姐睁大眼睛，“那他一定是个精彩的人。”“同你的想象力比差远了。”蒋小姐看着苏西只是笑。

这是什么逻辑：母亲不喜欢的一定是好情人？苏西用手托着头，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完成工作，也真是奇迹。

她俩为一项产品新译名踌躇。

“‘不羁的风’可好？”“年轻人会知道什么叫不羁吗，一看到不认识的字，心中不高兴，还怎么肯掏腰包。”苏西笑了，“说得好，我们又不是搞文学作品。”“一代比一代不识字。”“大抵也不能怪他们，生活上没有需要，学来元用，便不愿浪费时间精力，要做的事实在大多，教育制审失败，小学生每天竟花一个多小时往返学校，累坏人。”苏西诧异，“我们干吗谈论这样严肃的问题？”“因为你不愿把心事告诉我。”苏西把她推出房外。

“苏西。”那个声音又来了，是朱立生吗，上午刚见过，一会儿他又来接她，怎么声音还在耳边萦绕。

苏西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，“我在这里。”那不是你的对象。

苏西吃一惊，原来不是朱立生，原来是她的良知在说话，良知怎么会承受了朱立生动听的声音？可见她只愿意听见他的声音。

苏西倔强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你从未见过他年轻的样子，你只会看到他日渐衰老，你会甘心吗。

苏西悲哀了，“这是遗憾。”声音越来越清晰真切：“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个衰翁。”苏西反击：“想得大多不切实际。”“苏西，他是你男朋友的父亲，想想世俗眼光会怎样看你们。”苏西讪笑，“他有财有势，世俗能拿他怎么样。”那个声音叹息了。

还想辩驳下去，秘书来叫她开会。

下班，她提早离去。

到了家，才淋浴，电话跟到。

“我知道你有压力。”“对不起我失约。”“没问题。”“我只想回来妆扮一下，每到下班时分我看上去都似个流浪儿。”朱立生大表诧异，“在我眼中，你一直像小仙子。”苏西一边擦头发一边笑。

“你现在打算见客吗。”“此刻好过得多了。”“我在你家楼下等。”苏西想化一个淡妆，但是她知道无论抹什么颜色的胭脂，那口红在她唇上渐渐都会转为一种深紫红，她不爱化妆，不如不用的好。

她只穿白衬衫蓝布裙下去见他。

看到朱立生，双眼缓缓润湿。

“怎么样了？”“与理智搏斗，十分痛苦。”“那么，聆听你的心。”“我不信任我的心。”“上车来，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。”“我不想换衣服。”“你放心，不是舞会。”她上车坐好，开了车窗，把身子探出去吹风。

他并没有着令她关窗坐好，危险？还怕什么，世上最心惊的便是他们两人此刻的关系。

车子最终停在游艇会码头。

“呵，在船上赏晚霞。”“由我掌舵。”他微笑。

他带她走近一艘中型游艇，船身上漾着“不羁的风”四字。

这么巧。

苏西大大讶异。这一阵不羁的风，可要把他们吹往何处？甲板上放着两只大大的野餐篮子，苏西自心底里欢呼出来。

朱立生问她：“想到什么地方去？”“可驶往南中国海吗？”“较大的船才安全。”“你今晚不必招呼客户，不用开会，毋需等北美洲的消息。”朱立生答：“那些事早十年已经办妥。”“你有时间？”“我的时间一早收为己用。”那多好。

许许多多人为着生活整日在外跑，跑成习惯再也不耐烦耽家里陪家人，再年轻三十年也不管用，时间全用在外人身上。

苏西忽然有顿悟。

她说：“我见家父的所有次数，可以数得出来。”“他一直比我忙。”“你认识他比我深。”“我不敢那样说，要真切了解一个人，谈何容易，况且后来，我们因工作繁忙而日渐疏远。”船驶离岸边，苏西看到一天紫色晚霞。

“真美。”她躺在甲板上仰观天象。

朱立生坐在帆布椅上欣赏天真烂漫的苏西。

苏西把双臂枕在脑后，不自觉地开始谈条件。

“你愿意天大回来吃饭？”朱立生微笑，“回来？很多时我根本成日耽在

家，管家抱怨没有时间吸尘，怕吵我。”苏西十分满意，又问：“你为人可随和？”“分好几个阶段，青少年时绝不为什么事妥协，力抗强权，斗争到底，到了壮年，发觉社会对我实在不薄，火气渐消，时思回馈，心平气和。”“请教你，遇到不公平的事，如何处置？”“一笑置之。”苏西大奇，“那多懦弱。”朱立生笑笑，“大勇若怯。”苏西闭上双眼咀嚼朱立生的忠告，她实在需要这样一个懂得指导她的人。

况且，你看，这一切现成的享受，都跟随朱立生而来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实在是大大的引诱。

苏西不敢再想下去。

那边，朱立生也想知道得多一点。

他问：“你怎么看物质？”“相当贪图，不过到了某一程度，够了也就是够了。”朱立生微笑。

“我不是华服珠宝的奴隶，我甚至不会去做它们的主人，但我盼望生活丰足。”“我也是，因为熬过苦，我才怕吃苦。”他取出香槟，苏西帮他拿杯子，打开野餐篮。

他又笑，“出要有车，食要有肉。”苏西伸一个懒腰，“以及一艘叫不羁的风的游艇。”他们俩在星光下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餐。

夜凉如水，苏西说：“该回去了。”“跳一支舞如何？”“我只会三步四步。”朱立生微笑，“我也是。”他开启音乐。

曲子缠绵轻盈，充满喜悦之情，而且十分悠长，忽然之间，苏西发觉音乐经过特别处理，十余分钟尚未结束，这一曲比其他十首曲子还长久。

游艇、音乐，以前一定有其他女性享受过。

苏西不觉嗤一声笑出来。

朱立生有点尴尬，这个聪明精灵的年轻女郎真的赢得了他的心。

“我们是该回去了，你若觉得累，可到舱里休息。”“不不，我不疲倦。”他教她怎样控制游艇。

苏西想：谁还愿意同那些少不更事的青苹果约会，事事还在摸索中，连看一场电影不是要问准老板就是问准妈妈。

住父母家中，星期天还得陪伯母喝茶，过时过节买了礼物上去讨好，三姑六婆意见多多，婚后不时有亲戚前来串门……半生过去不知有没有好好谈过一次半次心，照样生了女婴嫌没有男孙，添了男孩又说男女都无所谓，总之不愿给媳妇占半点苦劳，除非同他们死斗，可是实在放不下自尊心。

苏西从来没考虑过同那种家庭打交道。

船慢慢泊岸。

水手在码头上等候。

“还高兴吗？”“非常非常开心。”“真不想放你回家。”苏西笑着打个呵欠。

经过这次约会，她的心踏实许多，即使回家，也不怕他不再同她联络。

他开车送她到楼下。

“至今尚与母亲同住。”苏西笑，“地方还算宽敞，真话是：我那份薪水，实在不够开销。”“陪母亲也是孝心。”“她才不要我陪。”朱立生道别：“我明日与你联络。”苏西依依不舍。

和衣倒在床上，床褥似不住晃动，像煞在波浪之上，苏西用枕头蒙住脑袋。

堕落的苏西：虚荣、浮夸、埋没了良知，净贪图眼前的享受。  
苏西是完蛋了。  
不知怎地，她却丝毫没有内疚，开开心心地堕入梦乡。

## (七)

回到公司，秘书说：“苏小姐，有客人在等你。”这又是谁？苏西记得从前有一位叫张月生的同事，同有妇之夫来往，事情拆穿之后，成日价提心吊胆，一听有客人拢她，立刻吓得魂不附体。

可是，她害怕的一日终于来临，一日，人家的发妻寻上门来，冲进会议室，一杯热咖啡泼她一头一身。

这张月生第二天就辞了职。

苏西的客人又是谁？她走进会议室，人客转过头来。

咦，是苏近。

同苏周一样的古典美人，尖鼻子尖下巴，不过，神色没有苏周紧张。

“找我？”她点点头。

苏西和颜悦色，“有什么事吗。”苏近想一想，“我还是开门见山的好。”“请说。”“苏进叫我来通知你一声。”“他好吗？”“他下个礼拜在三藩市举行婚礼。”苏西张大了嘴。

“他找到了对象，决定安顿下来。”“啊，这是好事。”“他希望得到家人的祝福。”苏西觉得事有跷蹊。

“可是家母不打算观礼，也不让我也去，我想，只容你是自由身--”苏西明白了。她觉得义不容辞，微笑说：“我去好了。”苏近凝视苏西，“爸说得对，苏西，你是比我们强。”苏西抬起头，“他那样说过？”苏近答：“他一直那样说。”苏西不语。

可是，他从来不曾面对面称赞她。

“谢谢你，苏西，这是请帖。”苏西伸手接过。

“妈也不让我送礼。”“我替你选一件礼物好了。”苏近的手动了一动。

苏西马上明白，她过去握住她的手。

苏近泪盈于睫。

“苏周知道这件事没有。”“已通知她，不过，她一向与苏进不和，我想她不会去。”那么，只得苏西一人了。

“我告辞了。”苏西送她到门口，才回来看那张贴子。

同所有的结婚请帖一样，白底熨银字，用歌德体英文写着：“苏进与彼德麦费顿邀请阁下参加他们永结同心志庆.....”接着是地点与时间，苏西必须立刻赶去。

她即刻订妥飞机票与酒店，如此匆忙，只得乘头等仓。

并且把行踪通知雷家振律师。

“去多久。”“三天。”“你也太好心了。”“苏近开口.....”“打算送什么？”“一对手表吧。”“那么，替我带一对钢笔去。”“一个人携那么多礼物，我怕海关不让我过去。”“到达；日金山才买也可以。”

“雷律师，不如你也走一趟。”“我走不开。”“功夫挤一挤，不知行不行。”雷家振沉默。

苏西只得有趣他说：“算了。”“原本我是长辈，应当参加他的婚礼。”苏西又说：“假如我结婚，你来不来？”“我是主婚人，你说我来不来？”“偏心。”“世事原来就不公平。”“苏进希望得到家人的祝福。”“那么，就不要做令家人下不了台的事。”苏西叹口气。

她无法说服雷家振，苏西肯定世上无人可以令她转弯。

苏西在飞机场才有时间同朱启东交待。

“启东我有话说。”“这一阵子连谈话机会也无。”“可不晃”他咕咕笑，“医院是公众地方，真不方便。”“等你出院。”“快去快回。”苏西正拎着行李进舱，忽然有人按着她肩膀。

苏西吓了一跳。

抬头一看，既惊又喜，原来那人是雷家振。

她笑了，“我知道你会回心转意。”“我是律师，应当公事公办。”苏西点头。

“我的位子在你左边。”放好行李，雷家振到洗手间去，苏西翻阅杂志。

有人过来招呼：“苏西。”苏西惊异得说不出话来，这又是谁？她惊喜莫名，是朱立生，是朱立生。

“你也去三藩市？”苏西涨红了脸。

他笑了，“我怕你寂寞。”苏西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我听到你的行程，赶紧也订一张飞机票。”“谁告诉你我要旅行？”“雷律师。”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

雷家振自洗手间出来，看见朱立生，意外得不置信，惊喜交集，呆在那里。

这一切都落在苏西眼中，原来雷家振不知道朱立生会上飞机。

而更错愕的是朱立生，他像是一时之间弄不明白为什么雷律师也会出现。

一时三人都讶异得说不出话来。

苏西把他俩的表情贯通融汇，忽然之间灵光一闪，真相大白。

啊，原来如此。

朱立生来见的是苏西，可是雷家振却以为自己才是他的目标。

一加一等于二，苏西这才知道朱立生便是雷家振等了大半生的那个人。

苏西找不到地洞，巴不得跳下飞机去。

朱立生神色也尴尬到极点。

只有雷家振，那样英明神武的她竟丝毫没有存疑，心花怒放，以为朱立生一定是来陪她。

苏西不由得别转了头苦笑。

爱情是盲目的这句老掉了牙的话原来一点不错。

服务员过来提醒他们飞机即将起飞。

一行三人不得不坐下来。

苏西夹在他们二人中间。

世界本来好好地运作，然后，这个叫苏西的女子出现了。苏西低下头，非常内疚，痛苦地呻吟一声。

可是，正因为年轻，没有什么事可以令她失眠，地球塌下来也这么说，

她靠在椅垫上熟睡逃避。

雷家振笑着说，“你看看苏西，同十二岁时一模一样。”朱立生浑身不自在，也只得豁出去，陪着笑，“没有心事。”苏西侧着头，正向着朱立生这一边，浓眉长睫，以及微张着的嘴，都可爱到极点。

朱立生茫然，他握着的手在冒汗。

一听到苏西要到；日金山，他没有多想，立刻追随，为的就是想多看她几眼。

中年人的心情只有自己最最明白。

他仰慕苏西的热情、坦白、恳切，她的青春深深感染了他，她使他快乐。

没想到雷家振误会了。

只听得她说：“我差点腾不出时间来，幸亏临时改变主意，否则，你就扑了一个空。”朱立生不出声。

有一个声音同他说：赶快讲清楚吧，三言两语，叫她知道，你不是为她才上飞机。

可是说这几句话，比登天还难。

雷家振把手伸过来，想有所表示。

朱立生忽然叫住服务员。

“一杯威士忌加冰。”这时，苏西动了一动。

雷家振替苏西盖上一条毯子。

她好奇地问朱立生：“你陪我来三藩市，是有话要说？”不会是求婚吧，她有点紧张。

没有回音。

再看，朱立生也已经睡着。

雷家振莫名其妙，不过，城市人的确个个都累，一有机会就倒头大睡。

航程不算远，苏西先醒来。

“还没到？”伸个懒腰。

“快了，”雷家振说：“到底是中年人，挨不住。”指朱立生。

苏西转过头去看他。

她放下了心，他的睡相不难看，有些中年人平日站着，看上去还充得过，一躺下，脸上肌肉往两边塌下去，老态毕露。

朱立生的睡姿文静得很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。

雷家振看着他的眼神充满情意。

苏西心想，她恐怕注定要失望了，但愿事情拆穿之后，她只恨他，不要恨苏西。

雷家振说：“你看他，那样累还来陪我。”苏西在心中嚷：不不，不是你。

可是嘴巴没有勇气说出来。

他们下了飞机，朱立生说：“到舍下去休息吧。”苏西却推辞：“我已订了酒店房间。”她想避开他们。

低着头，叫部计程车走了。

雷家振奇道：“这孩子怎么了。”苏西淋过浴，换好衣服，到商场去选购礼物。

之后，又到公园去逛一会，才回去小憩。

雷家振的电话把她唤醒，“车子在你楼下，一起吃饭吧。”日本馆子十分幽静，只得她们两个女人，喝清酒、吃寿司。

朱立生没出来。

雷家振说：“他的业务跟着他的人，走不开。”苏西忽然问：“他做哪一种生意？”“同你父亲一样，生产电子用品，最近向电脑零件进攻。”“还这样忙于什么呢。”“男人没有事业，等于女人少了衣饰，看上去不登样。”苏西笑，这话还是第一次听。

“要不要到他家来看看？地方很大很漂亮，全海景，对着金门桥。”苏西摇摇头。

“苏西，要是你愿意，那也是你未来的家。”苏西吓一跳，背脊出冷汗，半晌，才想到雷家振指的是朱启东与她。

她不响。

“明天一早我来接你去观礼。”“好的。”“立生不去，他不过是来陪我。”说的次数多了，几乎连苏西都开始相信。

旁边桌子来了一对情侣，吃饭的时候也如胶如漆苏西吁出一口气。

她不会与任何人分享一个男友，自幼她必须与。”分享父亲，她已经受够。

“母亲好吗？”“很好，谢谢。”“有无可能结婚？”“希望会。”“她环境比我好。”雷家振感唱。

“怎么可能，”苏西不以为然，“你有本事。”“她有你。”苏西羞愧，“我不是孝女。”雷家振拍拍她肩膀，忽然她惊喜地抬头，“看是诈来了。”朱立生找了来。

苏西顿时沉默。

但是她心中又觉得有一丝刺激，原来偷偷摸摸，瓦以有这种乐趣。

雷家振说：“咦，对面马路有一档糖炒栗子。”苏西说：“你喜欢吃，我帮你买。”不待雷家振答应，一个箭步走出去。

雷家振笑，“这孩子。”朱立生放下筷子，“我去看看。”他也走了出来。街角风大。

苏西看着他，他也看着苏西。

而雷家振则在日本馆子的窗口看着他们。

日籍小贩把栗子交给苏西，捧在怀中暖呼呼。

风真劲，他俩一时不愿回到室内去。

终于，苏西转头回到餐馆内。

苏西把栗子交给雷律师。

她正在吃串烧白果，故笑说：“白果白果，许多送信的人都忌讳。”饭后他们分头回家。

第二天一早，雷家振来接她，两人不约而同穿象牙白的套装，苏西不禁笑了。

雷家振带来一顶缎子蝴蝶结型帽子，苏西戴上，觉得刚刚好。

雷家振一直这样照顾她。

“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婚礼。”苏西轻轻说：“不过是私人仪式，法律尚未通过。，到了会场，发觉与一般礼堂的装饰差不多。

刚站定，苏进已经迎出来。

他紧紧握着妹妹的手，忍不住张望她身后，希望其余两个也来。

但是他只看见雷律师。

他不敢露出失望的样子来，怕对人客不敬。

他微笑说：“欢迎你们来。”出现的客人才是最要紧的。

“我给你介绍彼德。”苏西看一眼就喜欢麦费顿。教养不是装得出来的一件事，他不但高大英俊，难得的气儒雅。

苏西与他握手。

彼德问：“好像还有一位苏小姐，没有来吗？”啊，把雷律师误会成苏西的姐妹了。

雷律师笑起来。

咦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对一位女士最佳的恭维，便是减她的寿。

彼德抬起头来，看到苏西正抿嘴，他灰蓝色双瞳溅出一丝笑意。

肯定是个聪明人，但愿他会好好照顾苏进。

麦费顿家族全部人等在场观礼。

他父亲是一名剧作家，母亲是时装设计师，兄弟三人，亲切和蔼。

彼德本身是一家古玩店的老板。

雷家振在苏西耳畔轻轻说：“幸亏来了，否则，真不知道世界已经大方到这种地步。”仪式简单，二人交换了指环，拥抱一下。

酒会在附近的酒店举行。

彼德说：“苏西，假如你不必回去梳妆，可到我小店来参观一下。”苏西笑，“我不用换衣服。”选择多么明显，谁高兴对牢梳妆镜子呷哩嗒喷。

她先把礼物送上。

彼德拆开来一看，立刻把手表与纽扣戴上，表示尊重，并且给他的父母观赏。

苏进投来感激的目光。

雷律师说：“他整个面容祥和得多，彼德对他有好影响。”“有人那样爱我，我脾性也会舒坦。”“我得回去小憩。”“耽会儿。”麦费顿古玩店并不小，事实上楼高三层，货色包罗万样，都是精致的摆设，标价柏五百美元至万余元，人人负担得起，可以想象生意一定很好。

苏西对一串古董黄水晶珠链多看了两眼。

那麦氏好不擅观人面色，立刻唤人取出给苏西戴上，并称赞说：“阳光颜色衬阳光笑脸至好看不过。”苏西微笑，“无功不受禄。”他看看标价，“十元。”“大便宜了。”苏西忍住笑。

“那么，一百元吧。”像到了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一样。

苏西觉得有趣到极点，“五百元我替你买了它。”“不可以不可以，收到足一百二十元。”苏西答：“好吧。”彼德又说：“你来看看这把拆信刀，三十元买下，送给雷女士最好不过。”苏西一看，只觉好看，忍不住取起观赏。

彼德在一旁解说：“花百姿制品，沙皇时代；日物，相信由宫中流出，刀身由西伯利亚绿玉雕成，刀柄镶一俄国古金市，金市上头像是凯撒琳女皇，裸上鲜红色搪瓷，本来金市最忌上色，可是由花百姿做来，却又妙到巅峰，请注意它的原装饰盒。”太漂亮了，雷律师案头多一把这样的裁纸刀，想必生色不浅。

彼德请她到后堂喝咖啡。

他轻轻说：“苏西，看得出你是真心关心进。”苏西笑一笑，“应该的。”“苏西，有空到旧金山来，当是自己的家即可。”“一定。”苏西与他拥抱一

下。

她喜欢彼德比苏进多。

午餐酒会时因为人多，已不方便说话。

苏西与雷家振并非坐在同一张桌上。

苏西喝了许多香槟。醉醺醺的，十分愉快，她喜欢婚筵，人生苦多乐少，一定要自寻欢乐。

好几位男生过来同她说话，仲苏西信心充沛，忽然之间，她不再嫌自己的鬃发太蓬，眉毛太粗。

一名侍者过来，递给她一张字条。

苏西一看。连忙丢下众人向花园走去。

那处有一座亭子，柱上挂满紫藤，香气扑鼻，白色粉蝶来往穿梭，朱立生就在那里等她。

苏西无奈地笑。

“你看上去像仙子一样。”苏西摘下帽子，拨散头发，叹口气，坐下来。

朱立生忽然问：“你可愿在这甲结婚。”苏西答：“但愿如此，可是，首人，我们有。一大堆解释需要处理。”“你的感觉可与我一样。”苏西看着他，轻轻答：“是，肯定一样。”他叹口气，“我会负责。”“一人负责一半。”朱立生忽然发觉：“你喝过酒。”“壮了一点点胆，可是非常清醒。”“希望酒醒后不致于改变主张。”“我希望我会。”苏西苦笑。

朱立生走近她身边，伸出双手，轻轻握住她的纤腰，低下头去，亲吻她的秀发。

早上刚洗过，头发深处似还有一丝潮湿，他嗅着发香，陶醉得带一丝凄惶。

真没想过到今日又会与爱恋一头撞上。

一定须谨慎处理，否则万劫不复。

半晌他抬起头来，忽然看到有人站在他们面前。

跟着，苏西也呆住。

那人，当然是雷家振。

她站在那里已经有一些时间了，目睹一切，他们没发觉她，她则太过震惊，像那种暮然中枪，不知血自何处喷出，诧异得要四处寻找伤口的人一样，一下子不知痛。

三个人互相凝视。

这时，苏西伸过手去，握住了朱立生的手。

过了很久，才听得雷家振喃喃说：“这不是真的。”苏西觉得再加以掩饰，就不是一个人了。

她鼓起勇气说：“是真的，们是，我不知道他同你的关系。”雷家振而如死灰，看着朱立生，“你欺瞒我。”朱立生只简单他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## (八)

雷家振渐渐恢复知觉，她一阵心酸，无法抵挡，蹬蹬向后退厂三步。她的学养、她的理智、她的聪敏，终于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。

她的声音镇定得令她自己都吃惊，“你原本可以早一点告诉我。”朱立生迷茫地答：“直到这一刻，我才肯定我的去向。”雷家振转过头去看苏西，“你呢。”“我会与他结婚。”“朱启东又如何。”“他是我的责任。”雷家振悦：“看样子，好像无人无事查以抵挡你俩。”他们异口同声回答：“正确。”雷家振低下头，她看到地下血迹斑斑，哎呀一声，掩住胸肋这血只有她一个人看得见，她脚步踉跄，触鼻是一阵腥臭味，这紫色的叫什么花，如此难闻，令人一世难忘，雷家振头都昏了。

苏西想过去搀扶她。

雷家振深深吸进一口气，转头，一个人走出去。

苏西跟在她身后，被朱立生拉住。

“让她一个人静一静。”苏西低下头，“我无异用一把利刀插进她的心脏。”朱立生讶异问：“你真认为有这样严重？”苏西看着他，“你太不了解女性了。”“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。”有人出来找他们。

苏西一时不能走，她负责贺词。

人客中已没有雷家振，她一定已经离去。

等到筵会结束，苏西与朱立生赶回家去，只见人去楼空。

那把西伯利亚玉裁纸刀摔在大理石玄关上，断为两截。

朱立生自楼上下来，“走了。”明知如此，失望依旧。

雷家振当然不会坐在朱宅等他们回来谈判。这会儿恐怕她已经乘飞机离去。

苏西觉得无味。

连苏进都希望得到亲友祝福，苏西自然也不例外，这是人之常情。

失去雷家振，她心中极不好过。

这位女士待她如子侄，一向帮她、扶持她，真没想到，今日她会负她。

朱立生看着苏西，“内疚？”苏西点点头。

“可是，感情是自私的。”朱立生有点焦虑。

她拥抱着朱立生，落下泪来。

朱把下巴扣在她头顶，说不出话。

苏西自幼渴望有人照顾她，以她为重，在必要时扶持她。这样的愿望，朱立生似乎可以成全。

她当然自私自利，即使雷家振一生一世憎恨她，她也不会退缩。

算到最后，她不过只有她自己，她不为自身设想，谁会为她设想。

“让我们回去吧。”苏西点点头。

朱立生替她作出一连串安排。

趁母亲尚未回来，她搬了家。

商业社会中，有钱好办事，最快最美，立刻可以办妥。

苏西就是这样搬进风景最幽美的小平房里去。

母亲回来，苏西告诉她：“我已经搬了出去。”黄女士讶异，“加了薪水。”“一点点”“搬到何处？”“宁静路。”黄女士更加意外，“你中了彩券？”苏西想想，答：“是。”黄女士凝视女儿，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？”“完全清醒。”“对方，可是有妇之夫？”“不，早已离婚。”“可有证据？”“有雷律师证明。”“苏西，你自己当心。”苏西略觉悲凉，这么些年来，都是她自己当心，灯塔是她，船也是她。

“我明白，母亲。”黄女士别转面孔，叹口气，“我不是好母亲。”苏西连

忙说：“你是世上最好的母亲。”黄女士看着女儿，“也好，享受了再说。”苏西笑，“我也是那么想。”受宠，被爱惜，都是难得的享受。

并且，他给她很大的自由，他甚至没有限她同朱启东摊牌。

这个时候，启东已经有三天没见过苏西。

不过，她还是来接他出院。

启东一见她便说：“苏西，你见了我腿上的疤痕再说话。”轻轻揭开裤管。

苏西蹲下检查，从未见过那样可怖的疮疤，如果在电视荧幕上出现，肯定要加陵镜打格子，但是苏西一向没怕过这些。

她问：“可痛？”“还可以，每星期回来做物理治疗。”“要多久才能跳舞？”“也许永不，”他有心开玩笑，“你还要我吗？”苏西一怔，“启东，我想同你详谈。”他坐上轮椅，“出去再说。”苏西推着他出医院大堂。

朱家的司机过来接手。

在车上，苏西握住启东的手，“启东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”朱启东转过头来，“你为什么强调我们是朋友？”“启东，我们的确是朋友。”朱启东变色，“你的话里有跷蹊。”“启东，我只能做你朋友。”“我不要做你的朋友，”他着急，“你是我爱人。”“我从来没有答应过。”“你种种暗示接受——”“对不起，是我引起你误会。”“苏西，发生什么事？”苏西低下头。

“因为我受伤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“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种人。”苏西说：“我有强烈依赖性，需要对方大量时间人力与物力，并非你理想对象。”朱启东看着她，“这个说法真够技巧，到头来是为我好。”苏西不出声。

“你另外有人。”苏西点点头。

“他条件比我高。”“不，只是比较适合我。”朱启东鼻子先红，“你已尽量做得最好，讲话如此圆滑。”“启东，工作才是你全部。”“我可以——”“不，不要为任何人改变自己。”朱启东双目也红了起来。

“而且，还有谁会比你更了解自己，你会放弃你的工作吗？”朱启东激动的情绪渐渐平静。

苏西泪盈于睫，却又含着微笑，“说不定几时，你决定到澳洲大旷野去为土著治病一年，或是到加拿大北部冰原去替爱斯基摩部落服务。”他们紧紧握手。

苏西恳求：“别恼我。”朱启东不肯应允。

苏西叹口气，落下泪来，用手背抹去。

她感怀身世，不能控制情绪。

车子停下来。

“到家了。”朱启东轻轻说：“早知这样，永远不出院也罢。”“请不要这样讲。”“我怎么样说话，不用你管。”他拄着拐杖，独自下车走进屋子里去司机说：“苏小姐，我送你回去。”苏西上车。

车厢里还有朱启东自医院带出来的消毒药水味。

朱立生在家等苏西。

他打量她，“脸色那样坏，可是摊了牌。”“猜得对。”“他可接受？”“还好。”“噫，”朱立生说：“在繁华都会中，最易求的是名利，倘若不是名利，事情就比较复杂。”“我渴望被爱。”朱立生答：“你必须明白，我们之间，有一个年龄差距。”“我很清楚这件事，就因为这样，你才有时间、智慧、能力爱一个人。”朱立生相当镇静，“将来呢？”苏西笑，“多远的将来？你指

明天，抑或明年。”“十年，二十年。”“推想到那么远，岂非自寻烦恼。”朱立生释然。

苏西笑道：“肯定二十年后，你仍然比许多男子英伟。”朱立生从来没有接受过对他外型如此直接的赞美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苏西问：“不是说去坐船吗？”那是一只簇新的白色游艇，船长一百六十英尺，船身上课着苏西二字。

她伏在甲板上，晒得背脊金棕色。

“你肯定？”“他的至爱并非我，而是他的听诊器。”朱立生说：“但愿那日我没有叫他去代我见你。”苏西却又微笑，“我相信命运，你呢。”朱立生吁出一口气。

他们走到露台坐下，那日有烟霞，并且懊热，苏西只穿一件单衫，也渐渐冒汗。

她问：“你爱启东吗？”朱立生很平淡回答：“假如有一颗子弹向他射来我会毫不犹豫替他挡住，他对我也一样。”苏西颌首。

朱立生转过头来，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问，秒可以告诉你，在这种生死大事发生之前，我仍然会追求理想生活，而他也是，并且没有事可以阻挡我们。”，苏西印去唇上的汗珠。

她做了一大壶冰茶，自斟自饮。

朱立生看着她微笑，“口渴？”苏西答：“是，时时口渴，我的心理医生司徒曾徽那可能是因为心底热烈贪欲一件东西的缘故。”“可是名利？”朱立生游出去老远，然后再游回来，游泳是他最喜欢的运动。

第二天，苏西仍然去上班。

雷家振的电话来了。

“我低估了你，你竟然还在做白领，这简直是报复性示威。”苏西笑：“只有你最了解我。”“想证明什么？”“我喜欢工作，即使是从前为生活，我也喜欢。”“苏西，我想与你谈谈。”“我随传随到。”那样爽快，雷家振又一阵难受，这原本是她最投机的小朋友，今日却成为敌人。

“下班后到我写字楼。”“一定。”苏西知道非说清楚不可，这次会面躲都躲不过。

下午五时，她独身去赴鸿门宴。

雷家振在等她。

办公室内有冰镇香槟，苏西觉得比任何时候都口渴。

她自斟自饮。

雷家振开门见山。

“苏西，你继承亡父一半财产，已经十分富有，不必贪图朱家财富。”“不，”苏西说：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”“我认识这个人超过二十载，”雷家振声音苦涩，“他不是个易相处的人。”“我可以猜想。”“他的前妻失败，我又一无所得，凭什么你认为有机会胜出。”“我年轻，乐于尝试。”雷家振语塞，过片刻间：“你不会后悔。”“爱人，被爱，怎么会后悔。”“将来，你会替自己不值。”“爱人，被爱，有何不值。”雷家振叹口气。

“我家母遗传，在感情事上，十分勇敢。”“苏西，我一直喜欢你。”“此事千真万确。”“我从来没有求过人。”苏西摊摊手。

“现在有一事相求。”“我能做到的话——”“你绝对做得到。”苏西微笑，“那是什么事？”“为着我的缘故，离开朱立生。”苏西讶异得说不出话来，没

想到雷家振会像所有愚妇一般，开口要求情敌自动退出。

这种做法，华人有句成语，叫与虎谋皮，怎么可能成功，苏西深深悲哀。

而雷家振居然还以为可以打动他，“苏西，你年轻貌美，又继承了遗产，如虎添翼，适龄对象多的是，何必一定选择朱立生。”她说对了，那的确是一项选择。

“我与他已有二十年感情，我再也找不到人替代他。”苏西不语。

“苏西，你可愿意离开他？”苏西不加思索，一口拒绝：“不。”雷家振脸色灰败。

她忽然露出老态，眼角与嘴角都添了皱纹，且严重下垂，形成悲苦之相。

苏西觉得不忍，别转了头，站起来，“我告辞了。”雷家振却说：“慢着。”苏西更加难过，忍不住说：“别再说下去了，你是雷家振，你损失得起。”“我也是人。”“无论如何，你应比其他人更有智慧。”“苏西，我会叫你后悔。”未了，苏西双眼看着天花板，叹口气，“一定要做得如此丑陋吗，我们曾是好友。”“正是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好友？”“我告诉过你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关系，这是实话。”“现在你已经知道。”“你是资深律师，为何在这种简单的事上与我夹缠不清。”“苏西，你与朱氏两父于同时恋爱，有乖伦常，十分堕落，我是苏氏遗产执行人之一，我判决你失去领取遗产的资格。”苏西一愣。

雷家振以为她会软化。

但是她没有。

苏西笑了，“取消就取消，我不关心，现在，你终于明白我继续工作的原因了，自食其力，最最开心。”她拉开门，自顾自离去。

真没想到雷家振会上演这一出戏。

苏西还以为她会伸出手来。”苏西，我祝福你们，仍然是朋友当然不会殷勤地请苏西与朱立生吃饭，可是场面话总得那样说，才不失身份，才对得起自己的学历年龄。

可是她竟然出言恫吓。

苏西对父亲的遗产有无限厌恶，又不是天文数字，即使无条件发放也不会使任何人过着王公般生活，却又限制多多，逼使子女承认堕落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她不要父亲的钱。

苏进与苏周弃了权，不一样生活得很好。

少了这笔遗产，也不是损失。

这笔遗产逼使她最尊敬的长辈与她敌对。

万恶的金钱。

回到办公室，她才松一口气。

小小斗室，无限温馨，同事们有时合作无间，有时互相往背脊插刀，都是活生生的人情。

她喜欢工作。

现在，她又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女子了。

苏西用手捧着头，沉思起来。

秘书探头进来，“苏小姐，你还没下班？”“快走了。”原来写字楼是避难所。

她到了楼下，发觉朱立生坐在车子里等她。

他微笑，“小姐，载你一程。”“去何处？”“但听你吩咐。”“可以随时下车吗？”“绝对自由。”“只载我一人？”“正确。”苏西满意了，她拉开车门，上车。

朱立生把车驶走。

“我听说了。”苏西无奈地摊摊手。

“我会补偿你。”“为什么？我的损失不过是由于我的选择。”“可是你选择了我。”苏西叹口气，“一直生活得很好，直至宣读了遗产。”朱立生更加觉得苏西是他的责任，“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”苏西微笑，“我最爱听这样的话。”其他一切空泛之词，都无聊兼肉麻。

她很庆幸他手臂有力，看着朱立生笑起来，那灿烂的笑脸在他眼内犹如一朵芙蓉花，他泪盈于睫。

得来越不容易，越是珍惜。

她是他从另一男子手中夺来。那另一男子，是他的儿子。

回到平房，看到温室花圃派了员工来。

一货车都是花卉，苏西随意挑选好几款。

她比较喜欢有香味的白花。

“真奇怪，上帝是公平的，颜色浓艳的花多数不香。”园丁笑，“也不是，紫藤、玫瑰、牡丹，都香气扑鼻。”“难怪历来画家最喜欢这几种花。”“苏小姐我们帮你搭一个紫藤架如何？”“好呀。”“兼盖一小小玻璃绿室，帮你置些兰花。”这其实都是朱立生的主意。

人家送花，他送整座花园。

正当苏西认为可以休息的时候，一辆小房车飞驰到门口，紧急刹车。

苏西吃惊地抬起头，她看到了这一刻最不愿意看到的人。

朱启东。

## (九)

他年轻憨直的面孔扭曲着，双眼仿惶伤痛惊讶。

他呐呐说：“是真的，竟是真的。”苏西踏前一步，却被朱立生拉住。

“一切解释都是多余，他不会听你。”说得十分正确。

朱启东后退几步，转头，上车离去。

苏西顿足，“是谁通风报信。”朱立生轻轻答：“还有谁，莎士比亚说，‘地狱的震怒还及不上女子受到嘲弄的火焰’，她认为我们刻薄她。”是雷家振。

苏西恳求：“千万别反击。”“为什么，你内疚？完全没有必要。”“不，她是我的朋友。”朱立生不出声。

“也许，我们不住退缩，可以令她息怒。”朱立生仍然不响。

“她是一个饱受教育的女子，我相信她会明白过来。”朱立生说：“你回去休息吧。……苏西伏在他胸膛上一会儿，享受他的体温，然后转头返回室内，她疲倦了。”

朱立生驾车离去，他直接前往雷家。

那公寓是他最熟悉不过的地方，踏上楼梯，充满感慨。

一年多前才重新装修过，他记得还帮她挑选灯饰：“我喜欢拉利克水晶，因为它不闪”“随你”“可是全屋需要这个数字，一个律师收入有限”“请接受我的礼物”“那我就不客气了”。

他伸手按铃。

女主人亲自出来开门。

“可以进来吗？”她憔悴硬咽。

他走进熟悉的客厅，坐在最舒服的沙发里。

他完全知道酒瓶放在何处，灯掣装在什么地方。

此刻，他只是累。

他轻轻说：“请收手。”“可以。”“请把条件告诉我。”“即时离开苏西。”“我们很快会结婚。”“我等你求婚已有二十年。”“我知道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为什么她得来全不费工夫？”“不要理会别人的际遇，尽管说出你的要求。”“我们有那么深远的感情，你才认识她数十天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不能解释。”“你可有爱过我？”“我曾经深爱过你。”“发生什么事”“也许是岁月磨蚀了一切美好的感觉。”她用双手掩着脸，“请别舍我而去。”

“我一定要走，请停止你揭秘行动，相信我，最终损失在你。”“你竟丝毫不为我着想。”“我保护她，我更保护你。”“我不信。”“请讲出你的条件。”她瞪着他，一字一字他说出来：“我愿剖开你的胸膛，扯出你的心脏。”他沉默。

“你会答应吗？”“在你伤害启东之前，我或者会考虑。”“又赖我，启东迟早会知道一切。”“由我亲口告诉他，情况大不一样。”“你抢夺儿子的女朋友。”“她已打算与他分手。”“你与儿子女友结婚，你这罪恶的人。”“我愿意付出代价赎回我的罪衍。”“我不要你的钱。”“家振，我了解你，一如你了解我。你工作了近二十年，收入丰厚，但是没有积蓄。老板一直说会接受你做合伙人，但是从来不打算付诸行动，近年来也听你抱怨累，你的理想退休生活是开设……家沙龙式书店，可是欠缺资金。”雷家振的脸色更加苍白，脸上忽然多了许多皱沼，遮掩了她所有的锐气。

“我可以成全你。”雷家振落下泪来。

朱立生任由她抒发情绪。

过一刻他说：“我明日派人送本票来。”“钱不可以弥补我的创伤。”朱立生叹口气，“或许，它可以帮伤口迅速痊愈。”雷家振知道她已经没有选择。

朱立生苦笑，“苏富来如果在生，一定顿足，他怎么会选择你我二人来做遗嘱公证人，我与你岂不比他的子女更加堕落。”他拉开门走了。

这根本是一个堕落世界。

也许苏富来只想证明一件事：我固然不是圣人，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苏西约莫猜到朱立生去了什么地方。

是那个女人的家。

她们永远叫另一个女人是那个女人。

苏西印象深刻，幼时、少年时、青年时，母亲都会提到那个女人。

苏西老觉得苏太太是一个青面獠牙的老魔怪，成年后才知道黑与白之间有许多种灰色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正在梳洗，朱立生已经来找她。

苏西很喜欢这一点，他永远亲自出来，绝对不会叫秘书代劳。

苏西听说过一位女友的遭遇，男友送花由秘书拨电话代劳，他从来不知道花店送了什么花出去，首饰、衣物，统统由秘书代选，最终那女孩嫁了那名男秘书。

清晨，难得两个人精神都很好，苏西还可以嗅到他身上剃胡水的味道。

他握住她的双手，诚恳他说：“苏西，让我们结婚吧。”苏西看着他，笑了，“现在？”“今天。”“我需要考虑。”“不要超过十分钟。”苏西凝视他。

失去这次机会，她的命运就会像雷家振与母亲的混合体。”不，不，她凭什么同雷家振比，人家多么能干果断，且有专业资格。

苏西感慨万千，命运的三岔口就在她面前。

朱立生自口袋里取出一只淡蓝色小盒子，一看就知是著名的铁芬尼珠宝，里边装着的一定是订婚指环。

她轻轻问：“花在何处？”朱立生再从上衣襟内取出一束小小紫色毋忘我。

也只有毋忘我可以放在衣襟内。

苏西轻轻把盒子打开。

钻戒不很大，适中，式样简单，方便天天戴，可是质素上乘，在阳光下溅出晶光。

母亲一生都没有婚戒。

苏西泪盈于睫。

破碎家庭不一定影响到子女前途，可是孩子的人生观肯定因此改观。

苏西把指环套入左手无名指，她说：“是。”朱立生深深吻她的手。

“在什么地方注册叶苏西问他。

“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”“我比较喜欢静一点的婚礼。”“我会尊重你的意思。”苏西拥抱他，“让我们今天就结婚。”两个人都害怕夜长梦多。

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“自由。”“婚前拥有的一切，你都可以保留。”“我很感激。”朱立生微笑，“上班的时间到了。”苏西取过外套。

“可要到规模较大的广告公司工作？”“日后计议。”“我知道宏观广告正在找合伙人。”“值得考虑。”朱立生忽然伸手出去，搓搓她头顶的鬃发。

他不相信他的运气，这么可爱的一个人，从此属于他。

到达公司，推开办公室，便看到朱启盈。

苏西立刻迎上去，“启盈。”启盈握住她的手。

苏西说：“我很需要朋友。”启盈说：“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可是启东十分难堪。”“你父亲同你说了。”“是，昨夜他已通知我。”朱立生算是处理得十分妥善。

美丽的启盈说：“我一直盼望父母找到快乐，再婚、甚至生育子女，许多朋友痛恨父母再婚，我是例外，子女不应自私，我祝福你们。”“启盈你是一个安琪儿。”秘书推门进来看到她们拥抱，立刻闪避。

苏西轻轻问：“你不怕我分掉他一半财产？”启盈笑，“一则，那是他的财产，任他怎么处理，还有用多么精明的生意人肯分一半财产出去，一定有他的理由吧，子女不便干涉。”朱启盈竟那样明白事理。

“谨请彼此相爱。”“是。”启盈说：“我下午同朋友起程到阿尔及尔度假。”“祝你一路顺风。”整个世界都是朱启盈的游乐场，她有她的生活方式，悠然自得。

上司老陆推门进来。

“苏西，你可是准备结婚？”“谁说的？”“消息已传遍全城。咄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“婚后将离开我们？”“除非你开除我。”“苏西你真了不起。”“当初你为何录取我？”陆某答：“因为我早知你会承受大笔遗产。还有，兼将嫁人豪门，提携旧日同事做合伙人。”苏西啼笑皆非。

“说得对不对？”“前半截全错了。”“后半部呢？”“如果有机会大展鸿图，一定请你多多指教。”老陆大喜。

秘书进来，“苏小姐有客人找你。”她走进会客室，这次客人是苏近。

“你好吗？”苏西热情招呼。

她为她斟一杯茶。

苏近面容瘦削，精神却不错。

苏西说：“恭喜你，已是亿万富女了。”苏近大惑不解，“为什么？”“什么为什么。”“你为何弃权。”“我并非自愿。”“听说你与朱氏两父子同时恋爱？”“传言不可靠。”“父子都深深爱你，展开争夺？”“苏近，不必相信流言。”“你长得那么漂亮可爱，自然得人钟情。”“谢谢你。”苏近有点不相信自己好运，“没想到父亲的遗产由我一人独得。”“你看，他最喜欢你。”“下午我会到雷家振律师处签署文件。”苏西心一动。

“苏周近况如何？”“天天与心理医生打交道。”“你呢？”苏近有一阵喜悦，“我想结婚。”“对象是谁？”“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画家。”“苏近，你知道他底细吗？”苏近看着妹妹笑，“你呢，对于你的爱人，你又知道多少？”苏西啾声。

“大家不过是碰运气罢了。”她叹口气。

苏近笑了。

苏西还想说话，忽然觉得门边有人偷窥。

谁？她抬起头来，公司并没有这样鬼祟的人。

一边苏近已经笑起来，“苏西，我给你介绍。”那人走进来，高而瘦，宽阔的牙床是整张脸最突出部分，成年人外型并不重要，但他的气质也很差，不知怎地站不稳，身体老是斜向一边。

他的眼睛倒是灵活，上上下下打量苏西，贪婪地在她身上霍霍打转。

这些劣迹苏近全看不出来。

她得意他说：“苏西，这是画家潘庇文。”苏西只得点点头，心中嘀咕：这可是她所见过最鬼祟的艺术家。

干文艺工作的人就是这点奇怪，顶尖一批永远神采飞扬，潇洒动人，底下那层却刚相反，道貌猥琐。

苏西无奈，只得同苏近说：“自己保重。”苏近说：“你也是。”走到门口，她才又笑着回头，“瞧我这记性，我是干什么来的？我特地来送帖子给你。”打开手袋，取出一张请帖给苏西。

苏西一看，只见是潘氏画展酒会请帖。

苏近说：“记得早点来。”苏西有个感觉，这个姐姐承继的遗产会去得很快。

不过，要是那个人使她高兴，毕竟也是很难得的事，与旁人有什么关系。

你见过几对金重玉女？世上男女多数配搭得千奇百怪。

苏西目送姐姐的背影。

她叫秘书来：“用你的名义订十只豪华装花篮送去这个地址，我来会

账。“不然，要亲戚来何用。

秘书说：“纽约传来这一批婚纱样子。”一看，是维拉王的设计，几款都很简单别致，苏西爱不释手。

别的事来得突然会措手不及，但是婚事又不同。

忽然，苏西想起尚未通知母亲，那一叠婚纱样子掉到地上。

她缓缓坐下来。

秘书笑眯眯，“苏小姐，挑哪一款？”苏西回过神来，“不暴露，包着胸背，却不失妩媚轻俏那一款。”“我知道了，我把你尺寸去回覆他们。”“谢谢。”苏西看看时间，立刻约母亲见面。

“听说恒阳春的小笼包做得好吃极了。”“妈，我们在家中会面，我有话说。”她赶了去。

黄女士一看女儿手上闪烁戒子，就明白了。

“是谁？”她含笑问。

“朱立生。”黄女士怔住。

这个反应在苏西意料之中。

“你打算正式结婚。”“是。”“他年纪应与我差不多。”“我相信是。”黄女士坐下来，“你都想过了？”苏西老实地答：“我没想很远。”“二十年后当他衰老，记忆力减退，体质变弱，甚至多病，你会照顾他？”“我没想过，妈，二十年！也许我们早已分开，也许他看中比我更年轻的女子，更也许我比他更早患上奇怪的疑难杂症。”“你已决定了。”“结婚是难得的事，妈妈，祝福我。”“我支持你。”苏西与母亲紧紧拥抱。

“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在他身上找到什么优点。”“他富有。”黄女士嗤一声笑出来。

“他肯结婚。”“大难得了。”做母亲的声音有点讽刺。

苏西假装听不到，“还有，他十分体贴我，事事以我为重，我觉得安全。”黄女士不出声。

“那种感觉真好。”苏西的双臂环绕着自己身体。

黄女士点点头，“自幼这个家没有给你温暖。”“很多朋友都喜欢年长的男性，与家庭无关。”“你体谅母亲才会那么说。”苏西笑了。

“嫁这样一个人，凡事不必娘家操心。”“你看，妈妈，我眼光上佳。”黄女士呼出一口气，“凡事都没有十全十美。”“说得好，人人都有阴暗面，承认了这个事实，以后可舒服地生活，他已是我所见过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，我随时随地维护他。”黄女士凝视苏西，“只要这一刻爱他已经足够。”“我们将旅行结婚。”黄女士走到露台去站着，良久没有再回到室内。

苏西知道母亲已回到过去的岁月里去。

是的，黄遥香记得当年苏富来也偕她蜜月旅行，在欧洲逗留了整整一个月。

那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月。

每到一地，苏必然说：“我们在这里结婚吧。”但最终没有正式注册。

一直拖到黄遥香人老珠黄，别笑，对一个没有谋生本领的女子来说，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他一走了之。

苏西不想打扰母亲，她悄悄离去。

过一日，她去看潘氏作品的预展会。

为着礼貌，她订购三两幅作品，工作人员立刻贴上“苏西小姐欣赏”字

样。

苏西不知那是什么派别的作品，颜色很浊，线条不明朗，构图幼稚，但她必须给苏近面子。

酒会尚未开始，苏近迎出来。

“这边这边。”她叫苏西进休息室。

苏西微笑着进去，一看室内情况，她呆住了。

那个潘庇文蹲在一张茶几之前，矮几上平放着一面镜子，镜面上的白色粉末排列成一细行一细行。

苏西不是乡下人，她当然知道这是什么粉末。

她十分震惊，说不出话来。

那个画家抬起头，咧齿而笑，苏西不由得退后两步。

只见他受了麻醉剂影响，脸上露出亢奋之色，眼珠发黄，说不出的吓人。

苏西浑身寒毛竖起，退出斗室之外，才喘一口气。

她生出不祥兆头。

苏近跟出来，同苏西说：“你试过没有？”苏西连忙摇头。

“你也来试试，精神十足，从此无忧。”苏西焦急地握住苏近的手，“你千万不可。”苏近甩开苏西掌握，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不然何来灵感。”苏西双手颤抖，“苏近，你要赶快离开这个人。”苏近像是听不懂，“你说什么？他是我爱人。”“苏近，跟我走！”苏西凝视苏近，她双眼分外明亮，嘴唇鲜红欲滴，可是面庞却瘦削枯槁如骷髅，这样奇特对比，正是中毒已深的特征。

苏西急得落下泪来。

这时，那潘氏现形了，他向苏西招手，“过来，过来，你可要快活似神仙？”苏西突然在刹那间镇定下来，她坚决他说“不。”然后转头离去。

她安慰自己那颗苦恼的心：那不是你的真姐妹，不用发愁到如此地步，况且，你已尽了责任，一个成年人有他的方向，不受人左右。

可是当晚乱梦连连，不受控制。

她尖叫起来，喘气连连。

第二天清早，她淋了冷水浴，出外跑步。

太阳刚出来，晨曦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壮观之极，苏西心绪松弛下来。

别太悲观，别把事情想得太坏，各人有各人生活方式。

跑了一公里，停一下，休息，发觉身边多了一个影子。

## (十)

苏西狂喜，抬起头，果然是朱立生。

“跟着我多久了？”朱立生答：“一辈子。”苏西笑笑，一直向前跑。

朱立生不徐不疾跟在她身边。

半小时后，苏西停下来，一切烦恼像是随汗水流干净。

她要求：“背我回去。”朱立生笑，“跳到我背上。”朱宅的司机一直驾车缓缓尾随；看到这种情形，不禁微笑起来。

以前他弄不懂为啥东家会同那样一个年轻女郎较量，这一刻明白了。

她叫他快乐。

一个中年人名利都有了，见惯世面，乐趣却越来越少，追求快乐是很应该的。

苏西问：“重吗。”“轻盈如羽毛。”“可是要背一生一世的。”“求之不得。”这时，开始有行人向他们注目。

苏西笑着下地。

他们乘车回去。

稍后，礼服公司一名叫菲腊普的设计师自纽约抵达苏西的家，为她试衣。

那位女士的目光充满赞美，礼服需要改动之处只有一点点。

“依我看，不需要第二次试身。”“那么，届时我们到纽约取货。”苏西一时不舍得把婚纱脱下，再照了一会儿镜子。

这件世俗的白色礼服可不是人人有机会穿着，有人不过是租来穿，拍完照片归还，像苏西的学士袍，穿后退回，不比一些家境富裕同学，可留下作为纪念。

她招待那位设计师在偏厅用茶点。

穿衣镜中的她宛如仙子一般清丽。

人会老珠会黄，这一刻是所有女子最美好的时光。

忽然听得有人在她身后咳嗽一声。

苏西转过头去。

“启东。”“可不就是朱启东，爱人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”能够开这样的玩笑，对她如此枫怨，可见已无芥蒂，心憎已经相当平复。

“启东，我们从来不是爱人。”他轻轻坐下欣赏她的丰姿。

“穿上婚纱的你真漂亮。”苏西笑笑。

他十分秋欧，“给我一点时间的话，我不一定会输。”“悬壶济世才是你的大事。”“听说你为了朱家丧失继承权。”“是。”“他会补偿你。”“语气仿佛酸溜溜。”朱启东伤痛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他。”“启东，永远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。”“苏西，我特来辞行。”“你又到什么地方去？”“非洲扎伊尔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该处难民营有十万名孤儿急需义工。”“你会当心吧。”朱启东转过头来，勉强地笑笑，伸出手来轻轻拉一拉她的吞发，“别担心我。”他悄悄离去。

苏西只得回来，她缓缓脱下婚纱。

苏西塔然盘腿独坐在地板上。

过了很久很久，关节酸痛，才重新站起来。

母亲问她：“即将做新娘子，可十分快乐？”苏西点点头。但心中有一丝惆怅。

母亲试探问：“可是希望他年轻一点？”苏西摇摇头。

“还有什么美中不足。”苏西也说不上来。

“是因为少女时代将一去不复回吧。”苏西迟疑地颌首。

“所以叫你想清楚才嫁人呀。”苏西又笑了，“不怕，还可以离婚。”“听听这是什么话！”“这是生活中必然之事，何必忌讳。”黄女士说：“与死亡不同，不是人人都离婚。”“那么，我也有机会白头到老。”“他的头早已白了。”“妈，你对他有偏见。”“对，我是不喜欢他。”“不能爱屋及乌吗？”“那么

大一只鸟鸦，我家是小庙，哪里装得下。”黄女士悻悻然。

苏西不想勉强母亲心意，“我会带照片给你看。”黄女士不出声，她已决定不去参加婚礼。

苏西也无所谓，她是那种天生无可救药的乐观人，绝对拒绝伤春悲秋。

她收拾简单行李预备到纽约结婚。

朱立生给她看客人名单。

厚厚十页纸。

她膛目结舌：“这都是些什么人？”朱立生轻描淡写：“亲友。”“一千人。”“才五百多。”“为什么邀请那么多人观礼。”“总得让人知道我娶的是谁，”朱立生叹口气，“除出启东与启盈，都来了。”苏西忍不住，笑道：“你第一次结婚他们也没来。”朱立生也被她逗笑，他无奈地摊摊手，“一个人不可能赢得全世界。”他真想人人知道他娶的是什么人，在全球大都会刊登结婚启事。

老陆接到这宗代理最兴奋，与朱氏的社交秘书忙个不休……苏西是最空闲舒服的准新娘。

但是黄女士仍然不为所动。

她这样说：“对方经验老到，熟能生巧。”苏西假装听不见。

她很替朱立生不值，只不过结过一次而已。

黄女士又说：“洋人再婚，通常会找个年龄相若的对象，华人则相反，往往越娶越小，民族劣根性。”苏西仍然昔昔忍耐。

不过，藉词忙，渐渐少去娘家。

一日，正在花园淋花，女佣人来通报：“苏小姐，有客人找。”苏西穿着短裤衬衫，不想见客，正想推搪，那人却已走进来，站在一大丛玫瑰花前：“苏西吗，我是启东与启盈的母亲赵树惠。”她打量她，她也审视她。

今日的中年妇女统统比上一代保养得好十倍，倘若能守妇道，按照年龄智慧出牌，简直立于不败之地。

赵树惠看到的是一个容发标致的年轻女子，完全不化妆，衣着随便，身段姣好，皮肤光洁，笑容和煦，一股青春朝气，逼人而来。

没想到她不带一丝骄矜。

苏西则在想：虽然一般年纪身份，赵女士比母亲富泰华丽，她可以为落落大方下注解。

苏西请她在长凳坐下。

“我替启东与启盈送礼来，这两个孩子，像发疯和尚，无尾飞铭，怪只怪我管教不严。”苏西微笑，“家母也那样形容我。”赵女士看着她，“你比启盈大？”“差不多吧。”她取出礼物，轻轻放在苏西手上。

“可以打开吗？”赵女士点点头。

很明显送的是首饰，丝绒盒子内是一副钻石耳环，镶成叶子状，精致美观。”苏西立刻戴上，“我喜爱极了。”赵女士端详她，“的确好看。”语气像煞一位长辈，丝毫没有酸溜溜。

苏西微笑，“我以为你会教我怎么做朱太太。”这位前任朱太太笑了，“我并元心得，不然不会下堂求去。”苏西对她甚有好感，许多人都没有自知之明，失败得一塌糊涂尚好为人师，她不同。

看得出赵女士这次来是为子女打关系。

“启东与启盈也许很快会添小弟小妹。”苏西觉得不妨坦白：“此事确在

我的计划之内。”赵女士一愣，觉得言语间造次了，她并不想探人私隐。

于是便顾左右问起花园里各式花卉生长的情况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朱立生匆匆进来。

他听到风声，说他的前妻正在他未婚妻家中攀谈，顿时坐立不安，赶来看一个究竟。

一进门，看到二人面色祥和，才放下一颗心。

赵女士当然知道朱立生的心意，她笑笑拾起手袋，“我该告辞了。”并没有与前夫寒暄，侧身离去。

反而是苏西送她到门口，看着她上车。

苏西回来闲闲问朱立生：“你倒是消息灵通，知道我有客人。”朱立生讪讪地，“她向我秘书打探你地址。”苏西说：“她漂亮雍容。”“你们谈些什么？”“她坐下才五分钟，你就来了。”“真的没说什么？”“我想她已淡忘往事。”朱立生不出声，像是有点遗憾前妻不再着紧他这个人。

她大吵大闹固然可怕，但是全元表示也叫他失望，人就是这样。

“还送礼来？”不置信的样子。

“对，和气生财，恭喜你，朱先生，可望五世其昌。”“没谈论到我的鼻鼾、吝啬，以及其它不良嗜好？”苏西温柔地看着他，“一切只得待我自己发现了。”“我是否过分催促婚期？”苏西在这方面相当成熟，笑说：“再踌躇只有更糟，人人都一头栽进去算数，届时适应，有理性的人则全抱独身。”说得有理。

“我们的婚姻可会长久？”苏西肯定地答：“不会比一般人更短。”因为毫无期望，没有压力，也许可以一生一世。

那日，睡到半夜，电话铃大响。

“喂。”怕是无头电话。

“苏西，我是上官。”苏西一颗心几乎自胸腔里跳出来。“什么事？”“苏西，你可认识一位叫苏近的女士？”苏西如进冰窖，“我马上来。”苏西在睡衣上套上件大衣就赶出去。

在车上她完全醒了。

不知怎地，有种唇亡齿寒的悲枪，她怔怔落下泪来。

上官在接待处等她。

“人在哪里？”“请随我来。”在治疗病房看见苏近，苏西已知大迟，没有希望了。

她的双眼与嘴唇都微微张开一条缝，面孔颜色如蜡像一般。

苏西呆呆地看着她。

上官说：“只来得及讲出你的姓名及电话号码，苏西，她是你什么人。”“同父异母姐姐。”“我想，你该赶快知会她母亲。”“是，”苏西问：“她的情况如何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病房中仪器发出警号，看护急急查视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看着医生。

上官说：“你刚见到她最后一面。”苏西握紧着拳头。她不能接受苏近已经魂归天国。

电话接通，上官刻板无情他说出事实。

很奇怪，李福晋女士没有立刻赶来。

苏西呆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神情萎靡不堪。

上官不忍，“苏西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。”“也许，她母亲会需要我。”

上官摇摇头，"我不认为她很关心子女。"说到这里，她来了。

与大衣内穿睡衣的苏西刚刚相反，她穿戴整齐，化妆得无暇可击，像是去赴宴。

呵，孩子们不需要得体优雅的母亲，他们只需要爱子女的母亲。

苏西真正疲倦了。

"原来你先在这里。""是，苏近把我名字告诉医生。""为什么是你？"她大惑不解，"我一直在家呀。"苏西不出声。或者，她想说，苏近一直无法与你沟邀，怕你冷淡，怕你责怪；又或者，你从来没有为她着忸，你设下一套标准，子女无法达到那样高的境界，也只得离你远去。

医生让她进去看苏近。"苏西在外头等她。李女士出来了，脚步踉跄，像变魔术一样，她面孔老了十年不止，五官全部挂下来，这时的她，也就是一名老妇。

苏西过去扶住她。

这也是一个厉害坚强的老妇，她再也没说过一句话。

苏西送她上车，着司机把她送回家去。

天蒙蒙亮。

庞大都会已缓缓开动，朱立生一向在黎明时分开始工作，苏西挂电话到他办公室，他亲自来听。

这个号码，专给苏西一个人用。

苏西说出原因。

"可否把婚礼延迟一星期？""苏西，那是他们那边的事，如果需要人手帮忙，我这里足有一队兵。""不一样。""你不欠他们人情。""或许是，但在这种关口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""切勿自作多情。"苏西叹口气，她的确有这个毛病。

苏西觉得她无法如期出发，她轻轻挂上电话。

披上外套，大找母亲。

"神经病，"母亲十分爽辣，"你当然是去结婚，怎么在这种当儿管起闲事来。""可早……""可是什么，这么多年来都是仇家，到了今日，也根本不必化解。""怪可怜的。"黄女士不再言语。

她并非幸灾乐祸，只是觉得事不关己。

她泡了两杯黑浓咖啡，母女一人一杯。

半晌，她说："苏西，不劳你操心，你且结婚去吧。"对苏西来说，世上只有两个人的意见值得尊重，一是母亲，另一是朱立生，既然两个人都不赞成她留下来，那么，她猜想走开不妨。

"你去探访一下也就是厂。"苏西点点头，"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女儿吗。"她母亲但白地答："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叫你听过话。"这是真的，苏西十分庆幸，母亲从来不逼她做任何事。

苏西到大宅去。

她看到母亲过去的头号敌人坐在轮椅里，正与雷家振律师商量事宜。

李女士头低垂着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在打吨，可是苏西知道一个人抬起头也需要极大的力量。

雷家振看到她，开口叫她："苏西，你来得正好。"语气平静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

苏西蹲到大苏太太跟前去，"需要帮忙的话，叫人打这个电话，找这位

端木先生，他可靠能干，有事可叫他做。”李女士轻声问：“他是谁？”“是立生行的总管。”雷家振吁出一口气，“这就好办得多了。”苏西问，“苏进与苏周没有回来？”雷律师摇摇头。

连苏西都低下厂头，忽然她又想起来，“苏近的朋友潘氏呢？”“他被警方起诉藏毒贩卖。”“是他领着苏近走这条路，苏近吸人过量--”苏西说不下去。

看护进来把李女士的轮椅推走。

雷家振说：“苏西，明早请到我办公室来。”苏西不客气，“干什么？”“苏富来尚有一张遗嘱宣读。”苏西扬扬手，“我没有时间，你读给其他子女听吧。”雷家振有点无奈，“苏西，我不过公事公办。”“那么，就今天下午好了。”“你很忙？”“明朝我起程去结婚。”雷家振沉默。

“好，只得你一人也罢，我运用我的权力，向你宣读遗嘱。”苏西说：“我要先去打一通电话。”雷家振说：“我载你。”“我有车。”司机驾着大房车过来。

车子到达市区，苏西与雷家振走进律师行，朱立生已经在等。

雷家振愣住，苦涩地酸笑：“你怕我伤害她？”谁知朱立生“老实不客气答：“是。”“多好，”雷家振若无其事，“护驾来了。”苏西发觉雷律师紧紧握着拳头。

朱立生实事求是，“请你立刻宣读遗嘱吧。”雷家振把一只大信封取出来，开启，取出文件宣读。

“倘若无一子女合乎我的要求，那么，遗产归慈善用途，捐出予无国界医生基金会。”就是那么简单的几句话。

苏西默默站起来。

对于这张怪遗嘱，苏西不予置评。

朱立生当然更加没有意见。

雷律师斟出酒来，朱立生说：“我还有工作。”雷家振知道朱氏永远不会再信任她，不禁黯然。

朱立生偕苏西离去，他们如期在纽约结婚。

苏西对婚礼的印象是：一，她不认得任何客人；二，永远有人在拍照；三，鹅肝酱是她吃过最美味的一种。

礼成后昏睡数日，才四处游览，他们搬离市区，丑长岛度假屋居住。

苏西这才想起来：“家父为何订下一张那样的遗嘱？”朱立生感慨地答：“堕落是何等容易的事。”“所以，他还不算坏，至少有我们陪。”“可能这正是他的意思。”苏西抬起头想一想，“也许，他是想我认识你。”朱立生笑了。

“你不认为如此？”“不，我知道他为人，他不会把女儿托付给我。”“为什么？你不可靠？”“慢慢你会知道。”苏西笑眯眯。

朱立生戏问：“你不怕？”“我是堕落的苏西，无所畏惧。”

（全文完）

